

文藝談叢

大内隆雄 著



藝文書房版

康德十一年二月十五月初版印刷
康德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初版發行

出版協會發行承認番號
い——100番
初版發行3,000部

著者略歷

本名山口慎一，任職滿映，從事翻譯，評論多年，譯有平沙，洪流的陰影，綠色的谷等，對日滿文化交流上有極大的供獻。

不許複製

文藝談叢

定價國幣壹圓二角整

著者 大內隆雄

新著特別市曙町二丁目一六番
新著特別市東四馬路九八

發行者 張松亭

新著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印刷者 津島七郎

新著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

印刷所 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

新著特別市東四馬路九八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
振替新東京四二一九

出版協會員番號
一〇〇二六

新著特別市五馬路第一〇七號

配給元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文藝談叢——目次——

第一輯

日本文學的特性	六
在滿的日系文學	二
我的滿系文學觀	七
日本的短歌與詞	七
作家與環境	六
希望於作家	九
翻譯家雜談	三
新體制與文化	四
康德九年文藝回顧與展望	五

第二輯

有意義的企圖「滿洲文藝史料」……………五

顧過去的滿洲文藝想到現在情形……………五

對於國民庫的希望……………五

關於蒙古社會的認識……………五

關於何 徵君的「祖母」……………四

青年滿洲文學萌芽之出現……………五

聽了學生雄辯大會之感想……………五

「時代讀物」第一號讀後感想……………五

第三輯

時代和英雄……………六

不勞動者不可飲……………六

三人登山……………六

趕不上巴斯……………六

戰時的讀書……………六

時評集……………六六

第四輯

回憶中的上海……………八六

想南國……………九三

回憶中的安南……………九五

北滿詩篇……………九九

遊華北的感想……………一〇八

京華瞬時……………一〇九

讀書雜記……………一一二

詩酒及其他……………一二六

看棉花的感想……………一二九

三遷十二年……………一三三

第五輯

創造滿洲國特有的電影·····	一四
電影脚本的問題·····	一四
電影雜誌和年代·····	二七
喬克費耶德·····	二九
影人的修養·····	三〇
大東亞電影的性格·····	三一
日本影壇展望·····	三四
日本電影的進出大陸·····	三六

第
一
輯

日本文學的特性

以下寫的，只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難免有粗陋的地方，這是我先願聲明的。然而，倘若此文能供給少少的參考資料，那麼我寫此篇的目的就可以說達到了。我本想寫「日本特有的文學」的。因為語言的關係，以後我發見了這個計畫依我一個人是決不能作到。於是，我改變了我原先的企圖。

說起日本文學的特性，他的內容是很複雜。要說的事項也是很多。可是，現在我只摘出三點，對於這三點寫出我個人的解釋。因為我不慣寫滿文——雖把滿文時常的翻譯於日文——文章不儂樣的地方，請讀者諸位原諒！

一 單純性

日本文學的第一特性，就是牠的單純性。「單純性」這一句話似乎太單純，但其內容決不單純。看從古以來的日本文學，我還是要主張：日本文學的第一個特徵是他的單純性。

一個事實，我想能證明這個主張。就是從形式方面說，雖然日本文學的形式是很豐富，很複雜，可是於日本人之間，最普遍的是備有單純形式的和歌（就是短歌）和俳句。短歌是五·七·五·七·七——以這

三十一個字波形成的一種詩。俳句是五·七·五——以這十七字構成的。從這字句的構造看，短歌和俳句都跟中國的七言律詩或五言律詩相似。可是中國的古詩是有很不容易的規矩，若沒有相當的姿養，決不能創作的，日本的短歌和俳句是不像那樣；普通人也能作短歌，也能作俳句。

日本最古最有名的短歌集是「萬葉集」。「萬葉集」內最大的性質是在乎作者都直率的表現了他們（她們）的情感——這一點。萬葉集內短歌都毫無遮蔽的表現着現實的情感。「萬葉集」裡有應神武天皇的御製。當時，韓國的須須許理獻上了新酒；天皇嘗此新酒，醉意漸發，竟有此御製——

「須須許理が 醸みし御酒に 吾酔ひにけり ことなぐし ちぐしに 吾酔ひにけり」

御製的大意是「喝了這須須許理釀成的酒，朕實在是喝醉了，凡有的意思現在都已忘掉了，朕的心情已為喜悅充盈着！」何等的單純性！這可以說是日本文學內容上的單純性罷。

單純性最明瞭的是俳句。有名的俳句作家一茶，他是信州（長野縣）的一個老百姓。他的作品裡常流露着純真的心情；他的俳句都是愛和同情的結晶；有時他也對於不正不義發洩了憤怒。他時常跟普通人一樣的一喜一憂着。有悲哀時他毫無遮蔽的吟了悲哀，有憤慨時也毫無躊躇的爆發了憤慨，他的人格和他的俳句完全是一致融合的。換言之，於他，生活即是俳句，俳句就是生活。故舉一些他的俳句——

あばらやの其の身其のまゝ明の春

（大意：住的是茅屋，自己也這麼樣的沒有什麼變化，迎了新春。）

合點してゐても寒いぞ貧しいぞ

（大意：雖然自己已經肯認了，可還是寒冷哪，可還是貧窮啊！）

故郷は蠅まで人を刺しにけり

（大意：我們的故郷，連着蠅也能刺人體，人情如何也能知道罷。）

露の身はつゆの身ながらさりながら

（大意：人生可比露，到底是那麼疎，可是這個場合我還是願意……。「註：這一句是他兒子死的時候

作的。）」

それがしも宿無しに候秋の暮

（大意：敝人也是沒有歸宿的人啊，於此秋天的黃昏時候。）

二 與自然融合

日本文學的第二特性是牠與自然的融合。

跟山、川、野、海——日本人從古以來很感親愛的生活來着。日本的神話、傳說裡面表現了人們和自然的親愛的東西很多。日本的國土很細而長，從北到南連續着，所以寒暑的差異當然是有。可是最暖和最冷的地方也不接近熱帶，最寒冷的地方也不位置於極寒的寒帶。大多數國民住的本州、四國、九州、這些

地方的氣候大概都是溫和。而且地勢很複雜，所以自然的美趣是很豐富。所謂花鳥風月的美觀，隨着春夏秋冬四季都有微妙的變化，住於此間的人們生活當然富有愉樂。既有這樣條件，我們的現實生活能充滿喜悅是必然的。日本國民的現實主義、樂天觀念、愛好自然的心情，自有理由的。日本文學是生的歡喜的表現。

「萬葉集」裡的自然禮讚是一個明證。

日本最古的一個大羅曼「源氏物語」是描寫很複雜的戀愛的長篇。可是這長篇裡也富有自然的描寫。作者紫式部的感覺是極銳敏，她以此感官善的自然美，帶着微妙的蔭翳，很真實的給再現出來。茲舉

「夕顏」意的一節——

「夕暮靜かなるに，空の氣色いとあはれに，御前の前栽かれくくに蟲の音も鳴きかれて，紅葉うらく色づく程，繪に書きたるやうに面白きを見渡して，心より外にさかしきまじらひかなと，かの夕顔のやどりを思し出づるもはづかし。」

（大意：黃昏很寂靜，天空的模樣很有趣，前庭的圍樹裡斷續傳來的小蟲鳴音現已枯燥，樹葉漸增紅艷，恰如畫一般的好看，這樣的環境實在是有妙處，也叫他想起來了那天在夕顏她那兒住一宿的經驗而自有點感懷了。）

這樣的自然和人事的融合一致的妙趣，隨處可以發見。

到了後期，我們讀俳句作家們的紀行，也發見自然跟人生的融合。芭蕉的「野ざらし紀行」「奥の細道」「鹿島紀行」「嵯峨日記」等等也都很有名。

三大衆性

日本文學第三的特性是牠的大衆性。

「萬葉集」裡所收的作者，有男子五百六十一人，女子七十人。上有天皇、皇后、皇族、大官，下有士民、妓女、乞丐；當時，當然沒有階級思想的對立，沒有上下的區別觀念。

古代文學裡的女性的活躍也是日本文學大衆性的事實的證明。

後來中國文學流入，日本文學的一部分有變化，用語文章加了困難，大衆性暫時被局限了。可是到了德川時代，市民階級漸漸的興起，而代表他們的平民文學也興起了。到了此時，日本文學的大衆性也能復活了。加之，俳句、川柳（短的諷刺詩）等都普遍了。淨瑠璃、歌舞伎劇、大衆讀物等等很盛旺起來了。

到了明治時代，日本文學的大衆性也徹底了。現在各雜誌各報紙都登載着新文學作品，日本各地都有文學團體，文學方面的新刊書賣的很多，各圖書館內統計表示着愛讀文學的大衆極多的事實。

日本文學的大衆性是很明顯的特性。

在滿的日系文學

在滿的日系文學，自有牠的歷史；牠的開端可以回遡到日俄戰爭直後的時期。不過當時的日系文學是以和歌、俳句等日本特有的文學為中心的。

當時的作家們抱持了制作一種日本文學的延長——這樣想法。不過，他們所住的地方的特異性，牠的周圍、環境的差異是自然闡於作品裡表現出來的。因為如此，他們的作品裡頭，滿洲特有色彩，滿洲特有的情緒，雰圍氣等當然富有存在的。

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左右，有一個俳句的雜誌題名叫作『アカシヤ』（胡藤）。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左右，又有俳句的雜誌叫『黑煉瓦』（黑磚）。大正九年（一九一九年）左右，出版了『川柳』（一種諷刺詩）的雜誌叫『娘娘廟』。一看這樣的題名，也能知道牠們大有滿洲風味的。

可是人們開始着想「滿洲的文學」——抱有滿洲的獨立性的文學——的是滿洲國建國之後的事。簡單的說起來，那是廢棄從來資本主義時代的植民地僑民的意識，而達到了我們也是構成此國的一個民族的這樣觀念——這樣的變化之過程中發生出來的。

日系作家長谷川潛說：「滿洲國的建設——這是亞細亞到達了新的歷史的一個階段的現實。而，這現

實，是以人類互相的連帶性波結合着，而且要求着一個新的理念。我相信，滿洲國文學的根本的理念是必然的要求着對於建國的認識；要檢討這個建國思想，隨伴着日本的歷史與現動向，觸發着新興的民族意識，以怎樣的形式現存？要看因跟本來存在或生活而來的風土以及民族的接觸，新的生活是以怎樣的獨自的形態在躍動着？以實存此過程中的新精神爲母胎，而發生出來的文學，我便把她稱爲「建國文學」精神的基礎的理念就在此。」（「建國文學私論」——「滿洲文學研究」所載）

我們看實際的作品罷。

從建國以前的文學中。我想可以選出三篇小說而作代表。這三種都是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牠們的分量，都能够當過去的在滿日系文學的代表。

第一是荒川義英的「青年の手記」（一個青年的手記）。他移住於長春，寫了小說。題材是當時的日本人的生活。

第二是濱島蘇水的「三つの世界」（三個世界）。也描寫了當時日本人的生活。

第三是宮原欣的「國境」。是一種空想小說。

這些可以說是建國以前的主要的小說；於新詩之方面，雜誌「亞」的貢獻等也是值得注意的。

那麼建國以後呢？具體的看作家們罷：

青木實 他是從建國以前寫小說來的，可是以前的他的作品是情風味的小品占多。後來他開始寫所

謂「滿人物小說」——就是以滿系作題材的小說。早期有「一農夫」等作品。後來他寫了一個大作叫「北邊」。這是描寫北滿農村的農事合作社的工作的小說。

上野凌也 也是描寫滿洲農村的作家，「新らしき村」（新村）是他的代表作品，「嫩江祭」是他的新作品。竹内正一 有作品集「氷花」。他描寫了在哈爾濱的各系民族的生活。他的「寧安覺え書」，我想是他的代表作品。「哈爾濱入城」是他的新作品。

日向伸夫 有作品集「第八號轉轆轤」。他的「第八號轉轆轤」「春遠胡同」等作品是很澄明的寫實主義作風的代表。他的題材是滿系勤勞階級。

高木恭造 是有特異性的作家。我想他是很真摯的追求着「人」。「奉天城附近」「肉體の圖」「風塵」「田舍醫者」（鄉村的醫師）等都表明他的作風。

北村謙次郎 是努力描寫人的生長和其環境的關係。他的代表作品是「或る環境」（一種環境）和「春聯」。「或る環境」的主人公是少年忠一。他是在關東州生長的。小學、中學使這個少年與其環境形成着怎樣的關係生長去呢？北村很詳細的把如此的題材描寫出來。所以，他的 소설是屬於所謂「教養小說」的一種。「春聯」也是證明他的力量的小說。日本的作家川端康成很賞揚着這個小說。

吉野治夫 也是有才腕的作家。「輕薄文化草紙」是他的代表作品。他的銳利的對於現實社會的批判，是值得注意的。

長谷川濬 是羅曼主義派的作家。「傳說」「烏爾順河」「三つの世界」等作品都表明着他的獨自的作風，「星雲」是他最近的長篇的序章。

福家富士夫 有「浙江旅社」等作品。是很健實的作品。

北尾陽三 寫了「虛脫」「古い貌」「野狐」等作品。我想他的作風是跟野青先生的作品有點兒相似的地方。

秋原勝二 是很真摯的作家，「草」是他的力作。

町原幸二 是隨筆名家。也寫了幾篇小說，很有獨自的風味的。

三宅豐子 是女性作家。有作品集「塙の歌」（小寓之歌），很着實又很奔放。

牛島春子 是有特色的女性作家。她「祝といふ男」姓祝的波推薦了芥川賞候補。她以很銳利的知性描寫出來滿洲國各民族間的交涉。「豚」（豬）是她早前的作品（「王屬官」的原作）。她的最近的作品是「女」（於「藝文」四月號上發表的）。

今村榮治 也是有特色的作家。

榎本捨三 本來是作劇家。可是近來寫了「成吉思汗」「阿片戰爭」等小說。他說這些作品是「史材文學」，我想他的作品具有大衆性。

奧一 是寫了有滑稽性的小說。

神戸悌 寫了「洛東江」等小說。

北小路功光 也有特色的小說。

坂井艶司 寫了「旅にしあれば」(因在如此旅途中)。美麗的表现是他的特徵。本來是詩人。横田文子是坂井艶司夫人。有獨自性的作家。

晶埜ふみ 也是女性作家的新人。

檀一雄 是羅曼派作家。

筒井俊一 是有能力的作家。

山田清三郎 本來是日本的作家。現任滿洲文藝家協會的委員長。

富田壽 寫了「歲月」等等小說。很有真摯的作風。

宮井一郎 是很老實的小說家。不過他的評論是並不老實。最近很努力提倡着勤勞者文學——這主張。「主簿」補助簿 是最近他的小說。

加藤秀造 是報舌文學之雄。「雁は北へ飛ぶ」(雁往北飛)是他的代表作品。

鈴木啓佐吉 是堅實的小說家。

麻生練太郎 是一個新進。

工清定 是大眾小說作家。

以上是主要的作家的概貌。

詩、短歌、俳句等之分野，現從省略。

主要的文學刊物是「藝文」（不限制於文學，可以說文化一般）、「作文」、「斷層」、「滿洲浪漫」、「亞」、「北窗」（不限制於文學）等。「藝文」是月刊，「作文」、「斷層」是隔月刊。「滿洲浪漫」是不定期，「北窗」是隔月刊。

登載文學作品的雜誌是「新天地」、「滿蒙」、「月刊滿洲」、「協和」（滿鐵社員會的機關雜誌）、「女性滿洲」、「觀光東亞」、「滿洲觀光」等等。

有文藝欄的新聞紙是「滿洲新聞」、「滿洲日日新聞」、「大連日日新聞」、「哈爾濱日日新聞」等等。文學評論家，有上野市三郎、仲賢禮（木崎龍）、宮川靖、山崎末治郎、平八郎、加納三郎、（有著作叫「滿洲文化のために」爲滿洲文化）西村真一郎、大內隆雄等；山田清三郎、宮井一郎、青木實，吉野治夫，上野凌 等也於評論工作，很努力着。

詩人有安達義信、高森文夫、逸見猶吉、松畑優人、三好弘光、小杉茂樹、岩本修藏、古屋重芳、棚木一良、井上麟二、島崎曙海、城小碓、武田勝利、古川賢一郎、八木橋雄次郎等等。

詩人們發刊着「滿洲詩人」。

短歌方面有「短歌精神」，這是綜合以前的「合萌」、「滿洲短歌」、「アカシヤ」融成一體的刊物。

俳句川柳方面的人是很多。

翻譯家有，植竹敏夫（德國文學）、上脇進（俄國文學）、長谷川濤（俄國文學，翻譯了拜克夫的「偉大之王」）、岡本隆三（滿洲文學）、古川賢一郎（中國詩）、柴田天馬（中國古典文學）、服部隆造（中國文學，翻譯了巴金的「家」）。岡本武德（中國近世文學，翻譯了「官場現形記」）、大內隆雄（有譯文集「原野」「蒲公英」日譯「平沙」，已譯了石軍的「沃土」魯賓的「歐陽家的人們」「曹禺的「日出」「原野」等等。）

總而言之，在滿日系文學的現狀，我想可以說是很有希望的，新進之士也陸續的出現着。——如此，大東亞文學獲得光榮的日子也必不遠——我相信着此事。

我的滿系文學觀

從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我們看滿系文學，像是有了很大的變化似的。

人都說，大東亞戰爭開始之後，一般滿系知識階級都很明朗化了。文學，本來是很敏感的把一個時代的知識階級的思想、觀念，表現出來的東西。那麼，既然一年來的滿系知識階級是那麼涼？滿系文學也必定表現出這樣的變化，——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日系——日本方面的批評家，從來看好多翻譯過的滿系文學作品，都說——它們的內容是很黑暗的。關於這一點，我想日本方面的批評也可以說是很對。滿系作品，翻譯到日文的，只不過是它們的一部

分。可是，以前的滿系文學的主要內傾向，我想大體是那麼樣的。

過去的滿系文學的這樣的傾向，我想也有它的理由的。我們回顧幾年前的北地的社會環境的時候，作家們之所以竟寫那樣的東西的必然性也能體會到的。再者，以前的作品裡頭，把新舊家庭衝突作為題材的，也很多。青年男女，生長於舊家庭裡，逐漸，對舊的、半封建的制度反對；反抗起來的小說，我們看的時候，總不免感覺是黑暗的部分的暴露。在日本明治時代，也多有那樣的小說的；我想，滿洲的社會正在經過着新舊社會矛盾的這樣的段階。所以，這樣的作品產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日系方面也應該把眼睛擴大起來看這些滿系小說才對的。

去年滿系小說的單行本的出版，有秋螢的『河流的底層』，爵青的『歐陽家的人們』，小松的『人和人們』，疑遲的『天雲集』，吳瑛女士編的『滿洲文藝』——這些書。入今年，已經有左蒂女士編的『女作家創作選』和山丁的『綠色的谷』等書。

這樣的單行本的出版，可以說，比較前兩三年，是很興旺起來的現象。

新聞紙和雜誌，它的種類不多。可是，報紙文學，雜誌上的文學，也可以說近來很有活潑跳躍的樣子了。『新滿洲』、『麒麟』、『興亞』、『新青年』等雜誌上，我們時常看見好些新文學作品的出現。尤其是，『新滿洲』，可以說關於作品的發表，盡了很大的努力。此外，於日本大阪所出版的『華文每日』，也有很大的貢獻了。最近的『滿洲文藝特輯』，是值得注意的收穫。

以上說的是近來的滿洲文學的表面上現象。那麼進一步，看它們的內容，是怎樣呢？我看，現在的滿系文學還是在過着一種過渡的時期，——這時期的一個特徵是作家們在沉潛着的狀態；而這樣的沉潛着的狀態是與現在的時局有密切的關係的。

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滿洲的作家、詩人、評論家們都迎合了巨大的轉換的契機；這事，在日本也是一樣的。作家中，也有於他們的業績上還沒表示這樣的轉換的人們，可是他們的意識，他們的思想，我相信確是已經到了新的開展的地步。我們知道，從前年十二月八日起，一般知識階級的腦海裡都已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的事實。

於去年的年初，滿洲文藝家協會舉行了文藝家愛國大會。在此大會的席上，滿系文學者諸君的發言尤其是很有勇躍積極的樣子了。

以後，看作品就有沉潛的現象了。——在此，我解釋以為他們就正在準備寫新的、有力量的東西。我相信，由此沉潛，必定可能開拓滿洲文學的新的、真正的發展。

而這樣回變化的萌芽，我們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了。

於去年中，我們讀了石軍先生的「沃土」，山丁先生的「綠色的谷」，爵青先生的「青服的民族」（雖然這是還沒完）——等等作品。

石軍先生的「沃土」——其中，描寫了一個將要沒落的糧棧主人一家的兒子，他經過種種的經驗，最

後，他和他的同志爲開拓荒蕪地向北滿出發——。故事這樣的結束，寫得很自然，讀者就感覺這樣的結束是很自然的，並沒有故意的拿到那樣的地方去的。滿洲近幾年來的農村經濟變遷的狀況，也能看見在此作品裡，充分的寫得出來了。可以說，是一篇很貴重的收穫。

山丁先生的「綠色的谷」於量的方面也是很巨大的作品。其中，以一個稱爲北滿的狼溝的小村和一個鐵道沿線的小都市爲背景，而以成長於此地的強壯野生的青年爲主人公，展開村中及街市中的人們的生活圖了。這作家，以前寫的作品，大部分是所謂「陰暗的東西」的。然而，到了這一篇「綠色的谷」，他却完全的變化了，這裡有突破陰暗而發光的青年們的新的、有力氣的進路的表現。這裡有，真正地把握着滿洲的現實而向明日的建設在準備着的強健的思想。我想「綠色的谷」是最近滿洲文學中的很大的收穫。文學，本來是很容易成「滑一色」的東西的。普通，總是包含種種複雜混淆的傾向的。因爲如此，於最近的滿洲文學作品中，也不能否認其中還有許多舊態依然的作品的存在。

想起去年在東京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席上平古海軍武官所說的：「文學作品可分爲「慰勞的文學」和「鬭爭的文學」兩種。」的話的說法實在很對。

由這個觀點看，滿洲文學本來大都是所謂「鬭爭的文學」。它們，就是對於舊體制、舊社會、舊道德鬭爭來的文學。所以，爲此而去描寫現實滿洲的黑暗面或被否定的方面，是也有它的積極的意義的。不過，一部分日系，他們以日系的常識來看這些滿洲的作品，而說「滿洲文學，作品都很陰暗」，這樣的

說法，我想，是一種偏見、或者是所謂「認識不足」的結果。

但是，新的「鬭爭的文學」的作品嘗試也已經出現了。譬如，已經在於報紙上發表過的時局文學或愛國文學式的短篇小說等。它們之中，有關於國兵法的，也有以前綫與鎗後的結合作為題材的，也有描寫挺身增產的人們的故事的。不過，從作品的水準看，這些的大部分，可惜都是離開「成熟」還很遠的「文學以前」的作品。

入今年，我們讀了小松先生的「秋夕」，（是於「新潮」四月號上發表的）。本來，「秋夕」的日譯，是「十年」這題多於日文「藝文」新年號上發表的。

小松先生，去年寫了一篇「野葡萄」。（這小說的一部分登載於北京出刊的「中國文藝」。）其中，所描寫的是野生的強壯的人們。「秋夕」——是在北滿的農村當過小學校的先生，其後又作過協和會的工作的主人公，這回以協和會全聯的代表的資格來到因慶祝建國十周年而熱鬧的國都新京，受一個舊朋友的迎接。這位朋友是他以前在大連一個報館裡服務的時候的同事。那時候，他是一個神經質的古怪的人，現在重會起來，他聯想起來小時候就認識的一個女朋友；他們三個人之間發生了戀愛葛藤，所以他就離開了大連，今天晚上他才知道，當時的那個女朋友就是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圓滿的人的那舊朋友的柔和的夫人。並且他們已經有一個與建國同時成長的兒子。他知道這一切，一方面又聽見無線電廣播著國都的慶賀的情形，這心中有無量的感慨。

小松先生，把這樣的故事，用一種很切實的構成和平易的筆致描寫出來。這樣的筆致才是最適合這種題材的。我想作家小松先生的良好的素質正顯露在這裡。

並且這篇作品也表示着滿系文學對於明朗而去的志向，這是很可以歡喜的。從來滿系作品，大概都是陰暗的內容；作品的內容之所以陰暗，是有它相當的理由的。我們要諒解，也可以諒解。不過，到現在，我想，我們當然不可不要求滿系文學內容的前進。而，這種前進是先有作家的思想的前進之後才會可能的。

我想，滿系方面有良好的、優秀的作家們，現在正在鍊成這種思想的過程中，所以才發生近來這樣一時的表面上的作品活動的沈寂的現象。我們可以從它裡面看出苦澁、苦惱的表情。但是，我相信他們會超克這過程，必定伸展開拓出新的場面來的。

已經有很長的歷史的。但是近年比較沈寂的奉天的『新青年』，於去年底，重新整頓了它的陣容，有了一次再出發。這，在現在這樣的滿系刊物很少的時候，是很可以歡喜的事情。

再出發的『新青年』所採取的編輯方針，好像是以適合青年的綜合文化雜誌為目標。但是對於文藝方面努力的它那傳統還是沒有消滅。在那一期，石軍、也麗、夷夫、金音、考翼、勵行建——等幾位，在『我與文學』的總題之下，各寫有一篇文章。石軍先生的『從文記』、老翼先生的『無題記』、勵行建先生的『十年文學生活記』等，都是滿系文學者的貴重的苦鬪的記錄。我們可以重新認識因為有那樣的苦鬪的集

積所以才成立了現在的滿系文學。

作品方面有石軍先生的「非超人」，這一篇洗鍊了的文章，讀起來感覺很爽快；把一個善良的普通人描寫得很好，是一篇明朗的很好的近來的作品。

「華文每日」的「滿洲文藝特輯」裡，我們發見了兩篇新進作家的力作，它就是任陶君的「棉花」與石青君的「哥哥」。

「棉花」是以農民生活爲素材的農村小說。這裡暴露了農村的真實相貌，刻畫出了農民的愚、窮苦，鄉紳和公務員們的狡詐、強暴的面影；作者有力的描寫，給人一種真實的感覺。結構也比較的空整。但是，最後的部分總不免有些倉促之處，不能收到作者所企圖的那樣效果。並且這一篇小說的作者內寫作意識，於現階段的社會狀況裡，我想是成一問題的。倘若這作品叫一般人肯定貧窮農民的反抗思想，——倘若在那樣的效果，那麼多有危險，我們不能不反對這樣的小說的傾向了。

一個批評家說了這麼樣——「究其內在的因素，還是因爲作者由於戰爭而發生了迷惘的寫作觀，他將這一切的文學政治之相剋的地方，未能具體的滲透了相溶於一處，所以才有了和現階段相約束的距離之一點」。這樣的說法，我想也能成立。可是，要緊的是，我想，還是作者本身的思想：作家絕對的要把「握今日時局下的正確的世界觀——觀念、思維」。

石青君的「哥哥」，也是以農民生活爲素材的小說。用一種從小孩兒的眼光觀察的形式描寫徵集勞工的

故事。經過種種慘苦之後所得的喜悅是非常的痛快。作者善於使用大眾語，毫不損傷藝術的榮，反而藉此把人物活生生的送到紙面上來，讀的時候每一個場面每一個人物都親切地出現在讀者的眼前。結構也很整齊，沒有倉促或鬆懈之處。故事的進展以至於結果，非常自然而有餘裕，始終抓住讀者的情緒直到完篇。

劉漢先生，於「新滿洲」一月號與二月號上發表了「山火」。「山火」是描寫一座後來着火的山下的村莊裡一個老人，反抗村中不良的習俗及惡徒的故事，是一篇現實主義文學典型的作品。

前幾天在「滿洲藝文通信」上，我讀了吳郎先生的「滿洲文學當前四話題」之一文。

冒頭，他說「打開康德九年度的文學作品之賬簿，最值得成爲話題的，還是過去一年間文學作品之低調和停滯之一感吧。說文學作品之不旺盛，說文學活動之不潑刺，全不足以象徵昨年滿洲文學之魂魄，論主要的因，還是文學者遭遇了以大東亞戰爭爲契機，而發生了一種近於混亂的迷途所致。」

所謂「低調」「停滯」——看一般滿系文學時也許是對的。但我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也有幾篇值得注意的作品。我們不能用「不旺盛」「不潑刺」這樣的形容詞，一概而論的斷定下去。從複雜的、混亂的狀況中，我們必要發見新的、向新的開展邁進着的作品。

吳郎先生說「倘今日仍迷醉着過去的文學的感情與內容，與其說脫軌了時代，反莫如說今天的作者仍眷戀於抄襲着過去的重大病患者。類似這種情形，在我們周遭，無拘於中央與地方，許許多多的文學

青年，仍在向這一條造型的文學路徑上走，說來也是遺憾萬千的。」

這樣的說法是對的。不過，我說，我要說，更緊要的是「思想的鍊成」。平素，我總務求多讀一些滿系作家的小說和戲曲等，看見許多地方還殘存有舊體制底思想。因而著急，又寂寞，又感不安，雖然並不是沒有帶有時局的色彩的作品，但是很少，而且差不多都不過是機械的強加的加上了一點新的觀念而已，實在不夠滿足。

既然將要前進的作家現在正努力着，那麼，我們是由衷心希望幫助，一共去邁進的。滿洲文藝家協會最近決定要設立種種的研究會而進行去，這也是很合宜的方法。其他，譬如和職場密接的接合進入生產部門等事也是應該籌辦的。

我希望一般懂日文的滿系諸君，還要多讀一些日本的書。我又希望許多優秀的必要的日本的書，今後繼續的翻譯出來而出版。

思想的問題，結局是怎樣對付現實的問題。換句話說，那就是怎樣的生活下去的問題。文學最能够正確地把一般人的感覺、感情、思想、觀念顯明的反映出來、表現出來。——看現在的滿系文學，我相信，滿系作家的思想的鍊成正是現段階的最要緊的工作！

在此，我回想哥德的生涯。他的一生，就是鍊成自己，再加上鍊成，繼續鍊成的一生。他這麼寫着——「於他人能享樂的地方我苦惱，於他人苦惱的地方，我就享樂着。」又寫：「我們是必須好幾十年

脫反下去！而，逐漸，這樣去擴大自己，這於我是很愉快的。但是，我感覺我還披披著好幾層皮膚。」
哥德又說：「我時常的希望把我的志向在高高的空中聳立着。超克一切，連一瞬時我都不能忘却這希望。我不能懈怠！」

我說的思想的鍊成，也可以說就是「人」的鍊成，文學就是人創造出來的東西。滿洲作家必須先成爲把握了正確的現階段思想的「人」。

吳郎先生說更新一下題材也是必要。而他舉了街村生活、勤勞奉仕隊、蒐貨出荷、開拓團體、增產建設等等題材。但是，倘若作者沒有正確的健康的思想，怎能處理這樣的題材呢？

真正的文學精神就在於對抗惡鬼浮士德所形成的創造裡頭，對於生活的發展積極到底的人，新的真實的人和人的接觸，從這樣的生活出來的新的道德的發見，對於將來的生活之創造的熱心，意志和睿智的緊張——叫人們認知人間生活的積極的方面，積極的鼓舞激勵去——羅曼主義的精神。也就是有大量的文學的創造精神！把握現實，而願望建設、企畫建設。這便是建設的、現實主義「作品的、現階段的滿洲國最要求的文學。」

戰爭正在進行着，我們也必要以文學戰鬥去。我衷心的願望跟滿系文學者諸位互相提携，共同努力前進去，邁進去！

日本的短歌與詞

我想一個外國人理會日本的短歌是很困難的事，而日本語的複雜性及牠的律動性更招來大的困難。可是我希望滿系諸君也研究日本的短歌才好。爲這事，我們日系也不用說應當努力。

日本的俳句（俳諧）大約是容易理解罷，俳句的結構是比短歌更簡單，有名的俳句已有中國譯的也不少；西歐人的場合也是一樣。

我以前有一位滿系朋友，他能創作俳句，這表明俳句形式是容易學；到如今我還沒聽過有能創作短歌的滿系或中國人。

於是就着想了短歌與詞的相似性。但也只不過是我的着想，還沒有學問上的研究；僅僅來供給一點參考而已。

日本的短歌，經有很長的歷史，——當然經過了歷史的變化，歷史的發展。——可是牠的形式始終不變的。而有時候有名的小說裡也點綴着短歌。比方說：『源氏物語』也是其一例。歷史上的有名貴族和武人們也作了短歌。要研究日本文學，誰都有知道日本的短歌的必要。

若誠譯日本的短歌，我想用詞的形式譯去最好，平坦的意譯是沒有意思，譯文上也要有一種調律，實

行這樣翻譯是收盼望的事。

作 家 與 環 境

「想寫什麼，可是小孩哭起來，妻子說起家庭經濟問題來，實在不容易寫。」

這樣的悲鳴，我們時常的聽見。作家與環境當然有很密切的關係。舉例子說：歌德的作品背後，有那時代的特殊的一種社會。我們讀魯迅寫的東西的時候若不理解他所住的環境，那麼我們不能有充分的感銘。但是，只以環境解釋作品，這也不大充分的。作家與環境，當然有密切的關係，可是作家有時候要超越環境，歌德的意識自然由他所住的環境受了限制，可是於某一點他也超越了他所住的環境。因為有這樣的關係，住於完全不一樣的環境的我們，現在讀他的作品也能覺感銘。

話說得太遠了，我本打算寫的是滿洲作家的環境的問題。滿洲作家在怎樣的環境寫作呢？

我們知道，這裡沒有專門的作家就是職業化的作家。他們多是官吏，或者是會社員，或者是教員。這樣的是他們的實際的情形。

這樣的情形，在作家自己當然有種種的不方便，寫作的時間當然有限制；加之，有時候不免有由職業而來的限制。現在的滿洲作家是對這些障礙爭鬧苦幹而來的。

但是，我想雖然有這樣的障礙，可是非專門作家的益處也是有的。因為他有職業，他的社會生活有根基，這不僅是關於他的經濟問題而說的；一般平凡的專門作家們很容易失掉他們的社會生活的根基。因此，他們的作品總不免成浮薄的，遊離實際社會的東西。許多平凡的作品缺乏訴告大眾的力量，理由就在此。

一部分人說，因為生活上的妨害，所以不容易寫，可是我想這也太卑怯的話——是弱者的發言。請看日本的幾個作家在劍光刀影迴彈炸裂的戰場裡也寫作着他們的作品呢！家庭裡的煩惱是何等的小事情呢！我希望滿洲作家打開眼睛，站立於高的立場，拿齊雄大的氣宇努力前進。環境的障礙是要克服的；缺點應要變成益處。

將來在滿洲，也能有專門作家出現的可能性。這是跟新聞雜誌等的發展有關係的。可是我們不希望很狹小的文壇的出現。倘或文壇只有狹小的作家意識，作品內容的狹小是必然的。

我們要求今日的作家更多研究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等。今日的作品內容的單純性，大半是由作家眼光的狹小而來的。若仔細的看研究我們的環境書，我們必定能發見好多的創作的材料。當然，縱有怎樣的材料，作家本身的思想是很重要的。而，作家的思想和他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

希 望 於 作 家

我想，現在的時局對於作家們要求着的是新的世界觀。

會有時期，作家爲處理現實嘗苦惱的。有人嘆息了向來的小說形式的不自由性。

某種作家轉換了方向。有些作家很容易的實行了這樣的轉換。如此，他們積極的寫出來了好多的作品。

可是，他們所作的轉換方向的實體是什麼樣的呢？不寫作家周圍的事情，竟寫時局風景，這就能夠說轉換嗎？

雖把素材換起來，現代文學的轉變是不能遂行的。

有時，人們讚賞了作家描寫他的貧窮同才能，賞揚了他們寫作的技術。——但是，只把這樣的技術，應用於時局方面，也不能說實在有了轉向。

當然的，要教讀者愛讀的技術是必要的。但是，只把作家自身、作家周圍寫出的技術，是不能夠處理今日的現實。

現代文學當面的問題，是決不以技術，作法能解決的。新的世界觀，被要求着。

日本東條首相，於日本文學報國會結成式上，這麼演說了：

「做入深信，在茲，世人待望的文學是要把根基於我國傳統的國體觀念的日本精神，在內透徹底徹於現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部門；對外，叫異邦真正的理解認識之，而叫兆民浴於皇威，喚起

喜悅而勇躍着共同的去邁進建設世界新秩序之心博。」這雖是對日本作家，詩人們所說的話。但，在滿洲國，理論是一樣的。

奧村喜和男說：

「向來，世人把文化與政治分開着想了。實際的情形也可以說，很低級的政治是跟文化沒有絲毫關係。」

如此，明治初年以來，日本文化有時只當了檢閱的對象。有時有些含糊處的官廳統制了文化方面，人們不能理解。本來的文化，備有力量能夠貢獻於形成國家理念的事實。文藝，尤其是跟思想有關係，能夠影響於國家觀、世界觀的形成。但一般人是不能想得到這樣的事實的。

但是，在高的意味所說的政治，決不是這樣的東西。它是，超越行政、超越制度的運用等的意味；是個充滿着苦鬥的過程叫國民歸一於新的國家觀、世界觀的。要把國民的思想歸一於新的世界觀——這樣的根本努力，纔可以說是政治的高遠的姿態。

如此，世界觀的問題是政治的根本問題，也當然是文化，尤其是文藝的中心問題。文藝，在各種藝術裡，最富於思想，而它的思想性的根幹是世界觀，沒有世界觀那樣的思想是不能成立。

如此，文學是思想性最豐富的藝術。看一看最近的作品想一想罷。新世界觀被要求着的事實誰都不能否認罷！希望作家諸君站於把握了新的世界觀的立場積極的去寫作！

翻譯家雜誌談

西洋有一種主張「翻譯不可能論」，意思是說完善的翻譯是誰也辦不到的，也有「翻譯即是誤譯」這樣話。翻譯——這工作的困難性是很明瞭的。

我曾說過，從西洋文的翻譯祇要把左邊的語句和右邊的語句交換了就可以，而，我們從滿文（中文）翻譯到日文的時候兒却有交換上下語句的必要，所費的勞力是很大的。這是一種玩笑話，可是滿文和日文的文法構造是完全不一樣，所以，比方說比較從德文譯到英文那樣場合，我們的勞苦是大得多了。

不過，翻譯雖然是怎樣困難，也是必要的；不去做是不行的。雖有翻譯即成誤譯的危險，翻譯家本身却是喜歡着他的困難的工作。發見自己能夠滿足的好譯語時的喜悅，大約是傍人所想像不到的吧。

我最初翻譯滿洲文字，大約是昭和五、六年間的事。

那時候，朋友曲傳政（以前經營青年書局，現供職於新民會），供給我種種滿洲文學的知識。

並且我因有職務上的必要，看了好多滿洲報紙；自然的也讀了那些副刊上的文字，哈爾濱國際協報上的三郎的活躍等，也是我當時所看見的。

但是一般日系注意起來的是近幾年來的事，以前雖有飯河道雄、德川朝二郎等先覺，而滿洲文學的日

譯却不能多見。

介紹滿洲文學工作上有功績的是『滿洲行政』雜誌。我翻的好多的小說，在這雜誌上給發表了。藤田菱花也寫了譯文。

日譯『原野』的刊行引起了日本文壇的注視。岡田三郎、林房雄、近藤春雄等，關於此書寫了批評或介紹文。『原野』裡所收的是古丁的『原野』『小巷』，小松的『洪流の陰影』『人糸』，夷馳的『黃昏之後』，田兵的『阿了式』，袁軍的『隣三人』，何體徵的『他的積蓄』『嫁』，今明的『雷同的人物三種』，盤古的『老劉的正月』，達丁的『哈爾濱』以上十二篇。

『原野』之後，刊行了『蒲公英』。所收的是小松的『蒲公英』『施忠』，古丁的『變金』，石軍的『窗』『擺脫』，疑遲的『北荒』『梨花落』『雁南飛』『鄉仇』，田兵的『鈔金夫』，巴寧的『馬』，吳瑛的『翠紅』以上十二篇。

不過刊行了此兩書的三和書房已經倒閉了，因此本人所企劃的事也不能遂行，這是很遺憾的事！……這也是翻譯家所碰到的困難之一罷。

最近的困難是被表揚所狹少化了的事實。雜誌的頁數減少了，發行單行本也有種種限制。再加上日本文壇的『浮氣性』。——他們最近只看南方。但是，這樣的偏向應是需要更改的。文化的交流，文學的溝通——此事業的意義是很明瞭的。

我希望滿系諸位也多多的譯出日本文學而讀下去。

前天接到的『青少年指導者』裡有一文：

『翻譯工作的重要性，似乎已不必多說了。翻譯界最盛的國家，便是接受外來文化最捷速的國家。翻譯界能傳達外國的一切文化，這是誰都相信的事實；那麼，有相當語學能力的人們，是應該從事的，不但能傳達外國的文化於國人，更能增進你本身的語學能力，與對外國文化的更深一層的理解。（張是芸譯「文化建設與語學」）』

是的，困難之另一方面，當然也有益處：能有自己的長進……翻譯家可以安心也。

新 體 制 與 文 化

新體制的目標是什麼？牠明明是建設高度國防國家體制。這不只是日、滿兩國獨特的現象而是世界一般的大勢。有幾個民主主義的小國，他們輕視了國防而享受了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繁榮，可是他們經受了悲慘的運命。這樣事實警告着我們——於最近的國際情勢之下，充實國防是怎樣要緊的國家大事。所以我們第一要努力建設足夠保障國家的安全的國防體制，而這個體制不外乎是實現社會正義和文化繁榮的地盤。

國防國家是企圖着樹立新的社會和新的文化體制，而決不是反社會或反文化的。我們不應當從平面的、靜態的觀點理解國防國家與社會。文化與國家兩者之間有立體的、動態的關係。於事實上，國防國家決不排擠社會的文化的要求；牠決不否定社會國家的文化國家的理想。

於現階段，革新的精神的方面特別的被重視着，人們尤其是強調着世界觀的變革。可是新體制運動的特質是在認識觀念上的精神運動有限，而於國民生活的全部門上實現根本的革新最要緊。

新體制運動的另一個特質是牠的革新是從上部來的革新，加之，這運動決不是衝動上的斷片型的行動，而是全體的有計畫的再建運動——這也是一個特質。因為經濟生活最能耐計畫與統制，所以計畫與統制是很容易叫人聯想新體制下的經濟，可是企畫是不限於物質上的生活部門，而牠的對象是國民生活的全部門。

我們現在走進了新的有企畫的時代，新體制運動，於其建設方面應該擁有高度的有理性的企畫。

國防國家決不排擠文化一般，而且牠必須有一定的文化。有了向國家的目的去求的充實的學問、藝術、道德、宗教等的立體的構造之後，真正的高度國防國家才能够實現。

國防國家也維持、促進被傳承來的自國文化，也攝取必要的外國文化，牠淘汰這些文化，然後牠普及於國民間這波提高了的文化，而實現享受方面的文化協同體。牠要樹立創造方面的文化協同體，而現時國防國家的文化政策的方向是與文化國家的志向一樣的。

文化統制下的文化的維持、發展、移入、淘汰、普及，是最重要的課題。可是新體制運動最重要的目標是新文化的創造。那麼時局要求的、時代要望的新文化是怎樣的文化呢？牠是新的文化，所以於其根本性格，牠要超克現存的資本主義文化，也要超克舊來的封建文化。

新文化的特點大約是這麼樣：第一、協同體精神的興隆。於現進行的第二次世界戰爭中，我們也能看見這新精神的活動。第二、新文化的地盤是國民全體——這事實。資本主義文化有了世界主義的浮浪性。新文化與國民和國土有着密接的關係。這國家，一方面是民族鬭爭的單位，可是於另一方面是民族和平的單位。國民是個人沒入歸依的對象，而且又是人格的獨立與發展的保障者。所以國民文化應有深刻性能透徹個人、人類的深奧，也應有高度能够展望世界地平線。而封建文化便缺乏這兩方面。新文化第三的特質是牠綜合分散着或離叛着的文化諸多部門。因此調整現形成文化的危機的各種不均衡，尤其是自然科學的認識及技術和社會科學的認識及技術間的不均衡的調整，科學理性與德性間的不均衡的調整等是最緊要的，缺乏這調整的外觀上，文化統合必然招來被鐵鎖羈絆的文化的衰滅。

文化統制，因為牠的對象很有柔軟性，而牠的影響是很複雜，所以其方法應當很慎重的去考慮。比方說：於生產事業方面，自由的進步性機能已經退化了。而大規模操業，規格統一的有利性已確立了。可是文化方面決不如此，所以強制干涉、統合、標準化等的統制手段必要有細心的注意。尤其是創造新文化這方面，其作用的限界要明確的了解而要遵守嚴格的實施，因為文化的創造越高，牠越有人格和思惟

的自由活動才能够產生出來的。於經濟方面，自由主義退場了。可是創作文化，我們要確認自由的重要性。從被拘束的精神，我們不能希望新文化的創造，沒有人格的自由，我們不能希望道義的向上。

戰爭時代的一個特徵是非合理性的優越。於戰爭理論以外，能够支配理論以上的東西。這非合理性是內在人間的元素的自然力。牠本身不是善也不是惡，可是有時候牠成完遂巨大的建設的生產力；而有時候牠成可怕的破壞力。

怎樣處置這非合理的力，這是國防國家的文化問題的大眼目，若是這個力於達成合理的客觀的目標上能作用，被醇化被洗煉之後向創造文化價值之方向邁步，那麼牠能變成於創作文化上不可缺的原動力。指導這種力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理性的活動，另一種是道德、宗教、藝術等。所以，非合理性充溢時代是要與振興宗教、道德、藝術的時代，可是現在我們要求即應時局和時代而立於國土國民立場的更被醇化的文化形態。

因為這麼樣，於國防國家文化創造上的一個大的危險是不去醇化文化形態而用卑俗的形式去政治化，把宗教變成政策的宗教，把藝術變成政策的藝術，把道德低落到政策的道德；如此而潤濁去的宗教、道德、藝術決不能遂行洗煉非合理性的重要責任，也不能到創造新文化的期待。

於國防國家體制下的創造文化的第二契機是合理性的躍進，這同時是新的知性的問題。國防國家是總力體制的樹立者，而要有高度的合理的力。有人說：「沒有企畫就不能有高度國防國家。」企畫是高度國

防國家的本質上的要素，而這企畫的本質上的成素是理性之最近而最高的發展形態。

現在被要求的企畫是跟自由主義的思惟之抽象的、量化的、部分的、靜態的、思辨的傾向不一樣，牠代表着具體的、質的、相互依存的、動態的、構造的傾向。

如此，有企畫的進展是國防國家必須的條件，那麼文化界的積極的參加常然是被要求的。現階段的文化人，並不像以前的時代的文人墨客等，我們願意、決意積極的參加新體制下的文化建設。

在滿洲國，我們的各藝文團體也準備了新的態勢，這些團體都立於政府之指導下，在文藝、美術、音樂、演劇等分野上，有必要時動員會員完遂情勢所要請的事業，以期建設健康的新國民文化。

滿洲國是複合民族國家，而其文化也包含各民族的传统性。可是我們要建設的新文化的目標是共通的。因此，文化發展遲延的民族應該努力迅速的趕上先進民族，先進民族也應當扶助他們的努力。民族文化上的協働是於現階段最要緊的事情。新體制下的文化，尤其是滿洲國的文化界要創造一個新的有獨立性的世界，這是我們要明瞭的認識。

民族或是國民的健康的发展，決不是以其人的增加或以他的成員旺盛的生活着的事實等能够表現的。我們要看民族或國民所有的文化不萎縮或頹廢，而放着新的光彩發展去的事實。歷史的發展是成立於社會與文化這兩個核心上。這於東亞新文化的建設——這巨大的使命之前，我們應當携著手來實踐我們的任務。

康德九年文藝回顧與展望

綜觀康德九年度的滿洲文藝，可以說它經驗了一種變革的時期。

關於此事，當然有種種的理由條件。其中最大的，就是因着大東亞戰爭之開始而被招來的。大東亞戰爭對於作家、詩人、評論家們，賦與了很大的轉換的契機。這在日本、在滿洲國，都是一樣的、當然的。有一部分人雖然於他們的思想，意識中既已感覺着這樣的轉換的必然性，但是於作品上，還沒能够表示他們轉換的成果。從十二月八日那一天起，滿系知識階層都很明朗化了！——我們要知道這巨大的事實。

康德九年早春，滿洲文藝家協會於新京舉開了文藝家愛國大會。在那一天，因有些障礙之故，遠地的文藝家沒能出席。可是，住於新京的多數的滿系、日系文藝家都集合，披攤了在此時局下當文藝者的信念。尤其是滿系方面的發言很有熱意、勇躍要去邁進的態度。我們感覺了很大的喜悅了。

其後，作家們又參加了各種報道隊工作。這樣的事是在以前也有的。不過近來，却有多多的文學家到各地方去了。但，我們要知道，文學家的工作跟新聞記者的工作不一樣。我們不應該急性的要求他們。

在日系方面，於康德九年一月，文化綜合雜誌藝文出現了。我們已經看了十三冊的藝文。對於所登

載的作品的批評也已出現了。「藝文」雖然標榜着「文化綜合雜誌」，但是其內容中，關乎政治、經濟、軍事等的記事也很多。有點兒與其名稱不合乎的傾向。

日文文學雜誌「作文」，到年末竟已廢刊了。這是很可惜的事。

「藝文」上已發表的主要作品如左：

東 北

北村謙次郎

星 雲

長谷川 澄

城性地帶

山 丁

多 夜 譚

日向 仲 夫

野 狐

北 尾 陽 三

旅にしめれば (因在旅途中)

坂 井 艶 司

墟 園

吳 璵

鴨越分隊 (戲曲)

中 村 秀 男

タルチユフ 役者 (扮搭爾朱夫演者)

榎 本 捨 三

女

牛 島 春 子

惡 魔

靜 青

魔 笛

復 活

大 凌 河

鶯

老 宋

馬

燃える町（火燒的市街）

縣 城

或る軍醫の手記（某軍醫の手記）

アパートの親分（公寓の頭目）

河のほとり（河畔）

路傍の花（路傍之花）

草 莽 唱

白 鼠

霜

橙 一 雄

相 原 信 生

戈 禾

晶 瑩 ふ み

山 田 清 三 郎

加 藤 秀 造

百 瀬 宏

神 戸 悌

仁 木 良 介

小 林 實

麻 川 透

中 山 美 之

秋 原 勝 二

冬 木 羊 二

高 木 恭 造

以上都是在滿作家的作品，可以說有很殷盛的樣子。五箇滿系作品也都超越水準的。城性地帶，大凌河的寫實主義，墟園的舊社會的追究，惡魔的新奇的題材與其新鮮的技巧，十年的明朗性，都有它的特徵的。

滿文方面，『新滿洲』的努力很值注意。此外有『學藝』與『亞』等。盛京時報的文藝版，大同報上的幾個作品等也不能忘掉。

單行本，有——

小林 實：開拓祭

青木 實：部落の民（部落民）

樫木 捨三：阿片戰爭

高木 恭造：奉天城附近

竹內 正一：復活祭

北尾 陽三：明暗

大內 隆雄：或る時代（某時代）

鈴木啓佐吉：愛情の距離（愛的距離）

鳥羽 亮吉：流沙香綺譚

北村謙次郎：春聯

竹內 正一：哈爾濱入城

(幾個作家)：滿洲短篇小說集

(日・滿・俄作家)：滿洲國各民族創作選集 1

(報告文學集)：地平線を行く(地平線上走)

青木 實：北方の歌(北方的歌)

疑 遲：天雲集

小 松：人和人們

爵 青：歐陽家的人們

秋 瑩：河流的底層……………等。

報紙上連載的作品，是——

尾田 幸夫：曉の滿洲(滿洲曉天)(滿洲新聞)

北尾 陽三：白い庭(白色的院庭)(哈爾濱日日新聞)

山 丁：緑色の谷(大同報)

綠色的谷·日譯（哈爾濱日日新聞）

山田清三郎：建國列傳（未完）（滿洲新聞）

慈 燈：年輕人（大同報）……等。

看以上，滿系方面不免有些沉滯的現象；最大的理由，我想，是刊行物的稀少之故。這樣的情況是應要改善的。我們屢次的主張了像『藝文』似的滿文定期刊物的發刊，最近，奉天的『新青年』實行了更新的出發，聽說『藝文志』也要出版，如此，滿系文學的將來也能抱樂觀些了。

我想，山丁的綠色的谷是康德九年度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聽說，這是他頭一次寫的長篇小說。可是作者的文學技術上的成熟，在此長篇中充分的表現出來了。

他描寫的是在雄大的北滿農村中生長的青年男女。地點叫做狼溝。那是狼群襲來的小屯。土匪們也襲來。我們可以知道在這樣的小屯裡住的各種人物的典型。另有一個小都市——南滿站。在這兒，我們可以看見小資產階級的各種人物。把這些多數人物的性格、行動以及他們間的關係，作者很明確的彫塑出來了。

爵青於新滿洲上寫的青服的民族，我也很期待着讀了。不過，這小說還沒有終結。

作者在此佈置了很複雜的故事。在那樣的故事上，作者追究着每個人物的心理的狀態。——希望作者早日寫完成此作品。

其次，關於山田清三郎的「建國列傳」，略微的寫一點兒罷。這是，他在滿洲新聞上，現在繼續着連載的小說。這個小說，看其題名也能明白，是把滿洲國建國時期的各種人物的活躍做爲題材的。以日本式的說法講，這是所謂「調查之後寫的小說」。這樣的小說裏，最要緊的是事實——事物的真實。所說的「調查」——這也不外乎要接近真實去的努力。不過，好的小說應該有它的特質，只羅列事實也不能成好的小說。人若要看事實的記錄，那麼只看新聞紙的記載也就足夠。山田清三郎的「建國列傳」是還沒有完成的作品。所以，在此不能寫它的總評。不過，我看報上既已登過的部分，總不免有作者因複雜的事實陷落於被束縛了的毛病。也可以說，偉大的事實追逐着作者，作者總不能發揮他的筆力了。「建國列傳」中的人物，是此國的大多數人都知道的。關於他們在我們的記憶是很新鮮。有些人物是於現下的各重要部門，還在活躍着。因爲如此，廣汎的讀者對此小說感覺很大的興味——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作者當然已經調查了各種事實，訪問好多人物親自聽聞過建國時的種種事蹟。這樣的努力，我想是很值欽佩的。聽說，小說在發表着的過程中，也有許多人對於作者送寄去各種材料了。這也足夠表明這小說惹起了廣大的讀者的關心的事實。

但，我再說，「調查過的小說」當然有它的魅力，可是使用材料，凝結出一篇好小說，在這兒非得有作者的嚴密的創造文學的力量不可。「建國列傳」真能成優秀的文學作品，或是他只是成一種「通俗讀物」供給一時的興趣而就被埋沒去，決定這兩者的歧途的就在乎此一點。我不得不希望作者的自重！

據「調查過的小說」有關係的是所謂「報告文學」。

前年，哈爾濱日日新聞募集了報告文學。其結果，我們發見了許多優秀的作品，都是四萬字左右的作品。以後輯成其中四篇的單行本「地平線を行く」（地平線上走）出版了。關於這些，在此不說。

近來好多日系作家觀察了各地的開拓村，而發表了許多作品。

北村謙次郎的「歸心」也是這樣的一篇。這是日本「文藝」一月號上發表的。

內容的大致是這樣：

「我」到某一開拓地去視察，是在城性地帶的一個村，而在此村裡有好多的日本學生的勤勞奉仕隊正在到來，每天做着很忙的工作。年輕的學生們總不能忘掉他們的故鄉，這是看他們的文章也可以知道了。「我」是感覺着滿洲國和日本很接近了的事實。但「我」也有我的鄉愁。……離開那個開拓地之後，路上碰見的一個日本人談論起而說：

「派遣勤勞奉仕隊這樣事，怕是沒有什麼成果罷。聽說關於此事業的赤字會計是很多呢，也不知來年便再實行否……」「我」的心情也動搖起來了。

後來，到哈爾濱，聽當局者的話，「我」才能信仰起這樣的事業的偉大的意義了。——
以上就是「歸心」的梗概。

在此，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的很有良心的態度。開拓村的實際的狀況，在此表現出來了。報告文學，可

以說遂行了它的使命。

此外，高木恭造、日向仲夫、竹內正一等也到開拓地去視察了。他們的作品也逐漸的在發表着。

最近，山田清三郎、青木實、筒井俊一、神戶悌、上野凌略、逸見猶吉、等作家們參加了關東軍的報道演習，在北滿的寒冷中的他們的活動，必定生出更好的結實罷。

我想，滿系作家們的旅行比較不多。我希望，他們也屢次的到現地去觀察，然後寫出內容豐富的作。品。因為他們深深的會理解此地社會的真相，他們好能體諒他們的民族性，他們視察現地後的作品必定表現出豐饒的內容。對於滿系作家的報告文學，我們不能不抱很大的期待。

寫到這兒，我讀了華文每日一月一日號上的滿洲文藝特輯，關於其中的六篇創作，簡單的作我的感想罷。

第一是支援的「白藤花」：篇中的「我」寄宿於一個白俄女人的家。不久，以前作過北滿總局督辦的「媽達姆」的丈夫回家來了。他是個逃犯。——文章是還好，可是不免有幼稚之感。

藍谷的「故鄉之家」：主人公回到了幾年不見的家鄉。他有一個姨母。這姨母暗施種種手段，虐待他的母親和妹妹。他知道此事勸說妹妹，決意一同離開家。此外還有些人物。——材料有意思，但作者的手法是很簡便。而沒有深刻之處。

孫吳的「憂鬱的月夜」，是可以說是歷史小說的。這種小說近來雖有些，但在滿系間本來不多的。題

材就是「汾河灣」的故事。但，這個作品是淺薄而平汎的。

任陶的「棉花」，石青的「哥哥」——這兩篇均是以農村的現實做爲題材的力作。「棉花」描寫了因密紡棉花而受苦難的一個貧農的故事。「哥哥」的故事是關於應徵勞工的醜惡事件所發生的悲劇，而作者用了一種特別的寫法。——就是，以小孩兒的眼睛觀察的手法。不過「棉花」裡能看見一種傾向於反抗的思想。這一點或成問題罷。「哥哥」裡的，慘苦之後到來的歡喜，却是我們能感覺愉快的地方。

磷映的「阿里堀」是很短的東西。有一個農夫名字叫阿里堀。他有很特別的性格。他的媳婦，一次離開他，回來，又騙了他。最後阿里堀犯了殺人罪。——把這樣的故事，作者用素描手法寫出來。作者的才能是有的。

以上六篇，其中，我想「棉花」與「哥哥」是很好的。對於滿系方面的新進作家之前途，我們可以抱持很大的期待了。

於東京，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被舉開的是去年十一月的事。最初的計畫，在此大會，是打算了招集泰國、法領印度支那、菲律賓、緬甸、馬來等之代表的。可是因爲交通不方便等之理由，去年度出席的是滿洲國、中國（華北、華中、蒙疆等）等的代表。此外，朝鮮、台灣的作家也參加了。大會是以日本文學報國會做中心，推進議事的。

我想，這大會的最大的收穫是，它對於此後大東亞文學應該走怎樣的路徑的問題，決定了很明確的思

想上的方向——這一點。那是現下的大東亞的情勢，世界的情勢，對於大東亞的文學者所要求着的事情。但，說實際，大東亞文學者的思想、意識，對於今日的情勢有那一樣程度的覺醒，這是不能不說是一個疑問罷。

所以，在此被要求着的是作家的思想的鍊成。今日以後的作家必須經過這思想的鍊成。不然的話，必定不能寫出一般人所期待的那樣新作品。作家要銘記此事。

在於滿洲國的現狀是怎樣呢？我想，日系方面也是，滿系方面也是，更要努力。比方說，關於從來的滿系方面的作品，有批評總是說它們的內容是很暗慘。關於此事，我想於過去是有其當然的理由的。但是，到了現在，作家已經不能留停於那樣的黑暗的境地罷。倘若有異暗的事實，作家要找出克服此黑暗而創造出明日的希望，領導求明朗性的光明，——要找出這樣的歷史的要素，力量。那麼，這樣的發見是怎樣做就可能呢？我想，那就要依持作家本身的思想的鍊成。作家明瞭的把握滿洲國今日的情勢，把握正確的看法透明日的觀點時，他的作品必定不能停留於黑暗的境地罷！我相信，明日的滿洲文學的質上的發展必要給遂行於在此途徑上。為此，日系作家、滿系作家必要不撓不屈，克服所有的困難，持續他們的努力，有光輝的明日的滿洲文學，如此就能開拓。

其次是大東亞各地文學交流的問題。於大東亞文學會議，這問題也被強調了。呼應着日本文學報國會，滿洲文藝家協會也設置了大東亞連絡部。關於此事，各地間的作家的派遣，大東亞文學賞的設定

等，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事。不過，我想，最要緊的還是文學作品的具體的交流——就是，互相間的作
品·評論等的翻譯與出版。向來，日·滿·華之間，有若干之翻譯出版。但，這些是可以說關係者們恣
意的選擇出來的。綜合化的有體統的譯出介紹，還沒有實行。如此，怎能做出有效果的大東亞文學的交
流、大東亞各地文學者的協力呢？不能不切望有關係方面的善處。

展望滿洲文學的將來，我們抱持很大的期待。雖然如此，我們要望發表機關的擴大。我們也要求作家
們的思想的鍊成。經過這樣的努力之後，豐饒的雄大的滿洲文學的開花結實必定能招來的。

第

二

輯

有意義的企圖「滿洲文藝史料」

最近的新刊物『鳳凰』第二卷第二期上登載了歐陽博君的「滿洲文藝史料」一篇。這是考察滿洲文藝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發展的歷史的短篇文章，據我想這可以說是很有意義的好企圖。

歐陽君的史料是離開了簡單的敘述，拿幾個問題來作中心題目，又加以當時的社會事象如此形成了正確的文明史之一端。

滿洲文藝最初種種是在五四運動時給播下的，以後有了奉天的文學研究會・啓明學會而創造了新進的幾篇作品，歐陽君說當時作者們都是小市民，所以作品也是表現着小市民的意識，這個論斷，我想很對。不過已發表的部分只是前篇，我很期待後編了。我的批評也是等那全篇發表之後，才能算完成。

顧過去的滿洲文藝想到現在情形

『鳳凰』第二卷第三期出版了。我看這一期刊許多評論與作品裡還是拿歐陽博君的『滿洲文藝史料』算做貴重的收穫。從來於我們滿洲國，就沒有這類的史料，歐陽君的力業也不免有點說明不周到之處，可

是誰都理解這樣史的記錄所包含意義的價值。於這後篇歐陽君敘述了於一九二五年以至一九三〇年之間於滿洲各種報紙上所發表的許多作品之傾向。他說於一九二九年，滿洲新興產業的增加，農村之資本主義侵入產生了巨大的文藝作品，那末，我們試問新滿洲的誕生於文藝上，有了什麼變化？有了什麼開展？——這個却不是過去的問題，而是現在的活着的問題了。

對於國民文庫的希望

據說我滿洲國當局，為提高國民文化起見，要出版一種叢書，名叫『國民文庫』。這叢書的內容我還不十分知道，據報紙上宣傳，是先擬在國內募集各種文藝作品，然後選佳者採用，另一方面是翻譯日本的作品。至此種文庫的主要宗旨，是在對於國民，供給高尚的慰安，兼而宣布王道精神及國家的特殊性，這種編輯方針及內容的本質，我是根本贊成。不過如以此次的『國民文庫』的計劃，和日本的『岩波文庫』『改造文庫』或是中國的『萬有文庫』相比較，總不免相形之下感覺寂寞。我的主張，應當擴大內容及種類。二，多介紹中國或日本的古典。三，價目應當最廉，俾一般民衆均得鑑賞。

關於蒙古社會的認識

一般滿·日人缺乏關於蒙古社會的認識。我想這是現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端。不用說蒙古社會保存着他獨自的經濟情形·家庭制度·與社會關係，於實行行政方策之道途上，先決要件是明瞭的諒解這特殊的情勢；這個工作若不講究這特殊性而施政，那麼雖然有多麼好的目的，多麼好的理想而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是必然的。滿洲國立國的根本原則之一是五族的協和，其中，漢蒙兩族的融合是最緊要的工作。我極力的提倡說，大家共同起來研究蒙古社會罷！

關於何醴徵君的「祖母」

何醴徵君是現在住於滿洲國的優秀青年作家之一人。這事一看他的作品「祖母」就能明白。於「祖母」裡他描寫的是滿洲國的一種家庭悲劇的場面。這裡有實在的美滿家庭的愛，雖然外面有經濟社會的壓迫。他寫的家庭的好處是於這黑闇的悲哀裡光輝燦爛。於是乎光明之一途是能待望了。加之，離開千里之遠的故鄉，奔到北方作生意的一個家庭，是能供給一個社會問題的題目，也可以說是滿洲社會所發展來的一個過程。「祖母」雖是一個極短的一篇，牠的內容是很豐富、很深高，這就是我拿最大的形容推薦這一篇的理由了。

青年滿洲文學萌芽之出現

我們已經知道何體徵、文泉、金映影等等作家詩人們，創造了好幾篇優秀的滿洲文學作品，此等之外，還有幾位無名的作家們，正在努力着創造此國新進的文學。已寄給我們『協和報』來的幾篇稿子裡，我發見了良好的兩篇作品，他們所描寫的題材都在於滿洲國社會裏存在的社會、政治、或是思想上的事情，因為他們寫的筆調都是平明而忠實，我們很能夠知道現實的滿洲國人的生活與他們的思想心理等等：我們時常的把一般人對於滿洲文化問題冷淡的態度指摘夾着。可是現在接到此等作品，我胸中的喜悅之念實在是很大，雖然客觀的條件是冷淡，而要生長的東西是必然的去生長，於荒涼的曠野上，於滿天的塵土裡，此時代的文化精華，現已在預備着，現已出現其萌芽了。時常閃念着滿洲文化的我——實有歡欣踴躍之感激！

聽了學生雄辯大會之感想

於九·一八紀念日，我們協和會開了四大都市學生雄辯大會。此日八名學生選手，各自熱誠的大展雄

辯，論述了回鑾訓民詔書之意義，日本帝國承認我國之意義，以至滿洲國之國際地位等等題目。

除此之外，我最感激的是一千多男女學生集合而靜聽着，又有老幼滿日一般大眾來聽的很多的事實。這不外乎就是滿日親善的現實的表明，也就是確實的民族協和之情智。如此看來，此次雄辯大會可以說是實有很大的效果了。

『時代讀物』第一號讀後感想

『滿洲評論社底』時代讀物是在這文化空漠的滿洲國，以供給愛好讀物的需要所出版的雜誌，其第一號這『新國建邦與中國讀經問題』特輯，其中有章太炎、胡適、高適如、朱延平等底贊成與反對兩方面的見解。我想我們住於滿洲國也要研究這個問題。

於『涓涓錄』我讀了方迹底『近代中國的小說作家』。這是很短的小論。可是也可以說是良好的介紹文。此外還有馮家昇底『漢魏時代滿洲之文化』與周信底『清初滿洲人的生活』。兩篇研究綜合起來，其內容是很豐富，我們對於將來的期待也很大。

第

三

輯

時代和英雄

有人說祇要克雷巴托拉的鼻子稍爲低一點，世界的歷史多少就要重新編纂。因此也可以說，祇要希特勒的面部神經稍爲柔軟一點，英國對德的反感也不會像今日這樣的熾烈，祇要史達林的眉稍爲稀一點，也許美國就會和蘇聯握手了吧！

祇要這樣說的，聽去就稍爲近乎「英雄造時勢」的想法，按實說是時代與民衆將其代表者造成了英雄。可以看看不久前的馬占山吧！乘風雲者是英雄。譬如馬占山之乘「風聞」者祇是僞英雄而已。

古來就有「紅顏薄命」之說，美人的對方是英雄，如此類推那麼也可以說英雄短命了吧！我們看一看拿破崙吧！樂聖貝德芬曾想向他獻過英雄交響曲，中途突然取消了，後來拿破崙在葉魯巴小島上，憶起往事，對於人世不能盡遂人願，不禁感慨無量。

譬如希特勒·史達林·莫索里尼的壽命都似相當的長，他們也都是立於時代之前的時候都經過難苦的生活。也可以說「苦命」是其半身，夜半，不是也常被惡夢而驚醒過嗎？

中國的蔣介石怎麼了呢？他在西安事件後揀了一條命，現在仍然站在臺上，他苦有了莫大的私財，以備萬一之需，如果稱之爲英雄，多少有點不大相合，祇能謂之爲機會主義的標本，如此說來宋美齡也不

是薄命之相，更不假稱爲美人，因此他所起的美齡，這樣的名字，實在有點不大相襯。

不勞働者不可飲

德國溫克經濟相說，將來金必然的喪失其價值，而人類的勞働就登場，牠必定內含一種力量，能够清算國際間的借貸。那其斯本來是排擊了馬克思，可是在此一點，他們採用了馬克思學說，這是很有趣的事。

若是金的價值低落，最覺苦難的是擁巨金的美國罷。可是美國的學者樂觀着，他們說有錢容易沒錢難，雖那麼說，人類的思想是變轉不定的。試想，太古的時候，我們的前輩是以石頭或螺殼代替貨幣的。美國的經濟學者的樂觀主義是決不能以樂觀主義去看的。

却說，若是人們的勞働或是勞働力代替現在的貨幣，那麼，有好身體有勞働的人就得勝利。無怪國民體位提高要被高唱了。可是也有人，並沒什麼不好的生活態度而患病的，他不很可憐麼？這樣場合很像波蘭人，他雖有很熱烈的愛國心，可是他沒能够抵抗時代的命運。

這是別的事。我聽說，新京的珈琲館老板們決定了，今後於菜單傍邊標記「不勞働者不可飲」這一句「勞働」就是「貨幣」——那麼沒錢人不可打珈琲圈是當然的。很健康的思想！更進一步說，珈琲館買賣

草，這就表現國家的興旺。咖啡館是國民的健康娛樂地——這話是真的。——德國溫克君，您看在東方有這樣的明證，您若疑惑，請自己來看罷！

本來，酒也能，歌也能，這樣東西是勞働之後才能誕生來的。「鼓腹擊壤」是工作之後才可能的。「麥青而有民歌」之話也有「不勞働者不可飲」——這確是新體制下的理論，理論矣！

三 人 登 山

汪精衛先生說的好：「此後的日滿華三國，好像三國人一塊兒登山！」——這個高山的名字大概叫做東亞新秩序罷。那麼這三個人的前途也不免有些困難和障礙，可是若三人携手合作去，能够克服那些困難是必定的。

您看一根矢是容易折，可是若把三根矢捆在一塊兒，那麼矢的力量能够擴大幾倍。三國合作的偉力是誰都想到的。

再者，華、滿、日三國本來有歷史上和文化上很深的關係的。這三國決不是忽然而來結合的。此次三國的正式的攜手不外乎是元來的很密切的關係的現代式的新表現。三國國民的歡喜，熱狂的程度是特別的。

到這兒，我想起了最近於日本很興旺的「隣組」運動。在滿洲國也開始了這「隣組」運動。「隣組」運動就是日本封建時代的「五人組」組織的現代式的新表現。也很像中國、滿洲的保甲制度。

在日本，現在小孩兒們也唱着「一開格子（即指紙窓）就認識人，我家教你，你教我……」這樣「隣組」的歌謠。

擴開眼睛看，華、滿、日三國的新結合也不外乎是國家間之「隣組」組織。此後的三國，有福同享，有苦同憂，真正實現東亞的協同，那麼將來我們五萬萬東亞民族的共榮，幸福是不可限量的。

三人登山，現在只開始了其第一步；東亞新秩序——這個目的是很高的。往前走！携着手！

趕不上巴斯

最近於日本，「趕不上巴斯」的一句話很流行着。「趕不上巴斯」這新語的意思是什麼呢？把牠以普通的話翻譯出來，大概是這樣，就是：「不能夠對處時局的變化」。

比方說，現在金銀是很貴重的東西，把金銀獻納政府，或是賣給政府這樣事是時局的要求。那麼這樣的時代，若有人使用金錶、金框眼鏡、金戒指等東西，那麼人們說「他（或她）是趕不上巴斯的——」意思說這樣人是還沒認識時局，而且背叛時局下的義務，應該要非難的，應該要攻擊的。誇張一點說這

樣人抱有一種國賊性！您看「趕上巴斯」是怎樣要緊，「趕不上巴斯」是怎樣可怕，現在你明白了罷。

一個時代的流行言語很明顯的表明那個時代的性格，特徵。最短的過去，於日本流行了一句「我是啊可那往啲！」這樣說法。這是從一個派名伶時常用的說法而普遍去的。實在的意思是「我可了不得！」若是人們對於世上百事，時常的用「我可了不得！」這樣話，如此現象實不外乎可了不得了罷。這句話裡頭總是有點兒忌避時局的觀念。以後官方對於電影、唱片、放送等禁止了這句話。聽說那個時候那個獨一處的伶人廢然的自語了「我是啊！可那往啲！」這個名優名字叫高瀨實乘。可是以最近的流行語表現他是「實沒乘時局」！大概要改名「虛乘」罷。

可是近來日滿各都市的交通難是很利害。巴斯不夠，汽油也不夠。您看街上做着長蛇之列的並不只是白麵隊，而是等着巴斯；他們要趕上官廳的時間，他們要趕上公司的時間。在這樣情況中，我們時常的看見很不親切的巴斯。牠們無視等着車的大衆，匆匆的跑過去。殘留的大衆是呆望啞然的樣子，然後漸漸兒的憤怒起來。巴斯本來不是生物，巴斯的不親切是巴斯車掌的不親切。（在新京，上月舉行親切實踐週間，大概這個期間，巴斯車掌們很親切的幹活了罷？不過一年中有五十二週，其餘的期間怎樣，是要待考的事。）

巴斯車掌的不親切叫我們聯想起來時局擔當者的不親切。大多數的官僚，機關人中，總不免有些不親切的人。我們排擊這樣不親切的人。我們很希望着以很愉快的心思去乘巴斯——也很希望以滿腔的共

鳴，而對處時局。

新巴斯來了！一九四一年的新巴斯來了！來罷，咱們一共乘這個車，勇敢的前進去！

戰時的讀書

曾於少年時期，讀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基督夫」我非常感激了。羅蘭所創造的基督夫——這個人物，亘着長久的時間，賦與了我一種刺戟。

最近我讀了羅蘭的長篇小說「彼魅惑的靈魂」。這個小說是羅蘭於一九二六年寫完的。

「約翰·基督夫」是描寫了一個男子漢的小說。「彼魅惑的靈魂」是描寫了一個女人的小說。

有一個父女倆人的家族。父死去之後，女兒才知道她有一個異母的妹妹。這個姐姐是勇敢、有知性、和世間鬭爭的女性。妹妹是明朗、有實利性、過平凡生活的女人。

姐姐經驗了熱烈的戀愛，以後她養了一個孩子。可是，她對於對方的男人絕望了，而決然的斷絕了關係她決意了獨自養育她所生的孩子。

如此的女人，在法國也經驗社會的迫害，她當了學校的教員。把孩子寄託於已經結婚的她的妹妹。孩子奔放的生長去。母親不得不抱種種的憂慮。

母親經過新的戀愛。

孩子已經生長到成人。

此時發生第一次歐戰。

母親幫助一個敵國青年的逃走。她這個行爲是由於她所相信的一種人類愛而敢作的。可是她覺悟她已經不能推進她的新戀愛。

兒子要求母親說明他出生的秘密。他要求確認他的父親是誰！

母親說述一切。兒子的父親現已是一個政界的領袖。此人是以他的博識、多辯、善於應酬，造成了他今日的地位的。

兒子跑到一個講演會場。他父親此日在此演說。可是兒子看到此人太平凡，是平庸之人物。兒子悄然的跑回來。

回家。發見他母親此日跌倒而受誤傷，臥於床上。因爲母親想兒子此日一走後，恐怕不能回來。現在母子擁抱。

「您是我的父親！並且是我的母親！」

兒子對母親如此說。

戰局接近巴里，兒子大約也要被徵集。母親心情上不願意他兒子當兵。可是兒子是已經決意了，若是

國家要求他，他決然的去當兵。

和平訪來了。

小說的梗概是如此。

這是一個女性和世間鬭爭而生的記錄。抱着孩子，自己勸勞，被捲入於戰爭暴風雨中去的女人的肉體和精神心理的記錄。

讀了這個小說，我會覺非常有興味。

這個小說包含着相當的大眾小說的要素，這是歐洲大部分的長篇小說都包含的。也許有一部分人蔑視此種事，可是我想那是不對的。因為小說是要被大眾讀的。

羅蘭的緻密而流麗的表現，在此作品裡，也是無遺憾的被發揮了。

「被魅惑的靈魂」這個題名的意思是什麼呢？若是此語有它的特別的用例、典據，那當然是別論，可是以普通的意思解釋，大約表現着對於彼「時代」魅惑的一個女人的靈魂，也可以說在此岸的人間中感得魅惑的一個女性的內部世界的象徵。

小說達到最後部分時，隨着戰局的緊張，小說的場面也愈緊張起來。可是作者到此搖鳴和平之鐘，克服去危機。這大約是跟事實上的歷史相適合的。然而看此小說時，我們感覺有點兒什麼不夠似的：總有拿着一種偶然的事解決了很大的問題——的感覺。或者是有作者逃避去的這樣印象。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從法國被迫放而跑到瑞士敢於從事和平運動的羅蘭，在此小說上的這樣逃避是有些奇怪的態度。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羅蘭所寫的詳細的日記是在歐洲的某處圖書館裡保管着。它是大約於一九五〇年時候才給發表——如此豫定的。不過，因為此次歐洲情勢的變化，我們也知道此日記起了怎樣的運命。

在今日的戰爭時，羅蘭在寫着怎樣的日記呢？我們到什麼時候能讀他的日記呢？

不論他的思想、主張是怎樣，羅蘭是極真摯的人——這事實是不容有疑惑。而且「被魅惑的靈魂」最大的魅力是從他的真摯性所產生出來的——我相信如此。

時 評 集

指 南 之 針

羅馬不是一日而成的。滿洲國正迎着建國十周年，我們不能不想在此十年間的種種建設上的功勞。今日的光榮是經過十年的工作之後才能得到的。

事變進入了大東亞戰爭之階段。此戰爭一面是武力戰，另一面便是建設戰。日本皇軍的赫赫的戰果，

便是大東亞新建設的前奏曲。

在此新環境中，滿洲國擔任着防衛北方的重要任務。我們住在北方，正遙望南方亞細亞，真切的冀願南方新建設的進行。

在南方亞細亞，當然有好幾種民族生存着。於是乎，滿洲國的經驗應該要成南方亞細亞的貴重的教訓；換句話說，我們要具有指南之眼，而且要具有指南之針。

革 新 生 活

個人主義是要排擊的！自由主義是要排斥的！這是現在一般人都說的事。可是你看他們個人的生活是怎麼樣？口是行動非的實例是我們時時看見的。

個人成富裕、個人的生活成華美的時候，國家必然衰弱，國運必定衰退。這是古今東西洋的歷史所證明的事實。希臘、羅馬等的滅亡也是；路易王朝、羅馬諾夫王朝的沒落也是；英美兩國所走的運命也如此。

個人的生活並不爲他自己一個，他是爲更大的全體社會而生活着的。本來東洋社會觀的一個特徵是物不是簡單的物——這樣看法。物之中，我們看一種人格，也看天意。如此，雖是一粒之米，可是在其中我們能看農夫們的辛苦，而感謝天地之恩惠，感謝君國之賜與。

我們的生活的改革是現時的一個最重要的課題。

應 有 仁 心

對於最近的社會風俗，我要說「應有仁心」！

你看那上下電車時的擁擠。人若有仁心，必不能有那樣的擾亂。

上百貨店買東西去。你看那些女店員們的冷淡如冰的接客態度。她們若有仁心，百貨店的買賣必定有更大的發展吧！

劇場、電影院裡的觀眾們的態度是怎樣？

守衛們的態度是怎樣？

車掌們的態度是怎樣？

坐洋車、坐馬車的紳士淑女們的態度是怎樣？

郵便配達夫們的態度是怎樣？

處處都缺着仁心。應有仁心。有了仁心，能造成實在樂土。是不是？

印 度 的 覺 醒

亞細亞民族的覺醒與其解放的時代現在算是來到了。

印度人也是亞細亞的一族。在他們之間，反英，獨立運動逐漸激烈起來了。

聽說，他們中的犧牲者也很增加了。第二次歐洲大戰發生以後，近於一萬人的印度人官吏已入獄了，

嘗着同一的運命的民間人士有三萬幾千人之多。

「現在印度要有最後的決意；要清算過去，要直現緊迫的新事態。」——這是東條首相議會演說的一句，不知印度的指導者有如何的力量；印度民衆的知慧是怎樣。

美國的犯罪

聽說，在日本，事變發生以後，犯罪者減少了。這是表示日本國民的緊張的一個左證。

在美國，戰爭開始以來，犯罪者遽然增加了。——太不像話。

美國司法部於二月二十五日發表了一個資料。入了本年度頭一個半月間，犯罪件數竟有一百五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二件！再者，在此中，可怕的和殺人男女關係的罪犯占着多數。美國當局者說：「因為國民還沒有十分認識戰爭的現實性，所以如此，隨着戰爭的推移，大約犯罪件數會逐漸減少罷！」——不知實在是怎樣？

美國去年度犯罪中，殺人有一萬二千件，竊盜有五十三萬件。按着這數目算去，於去年間，可以說每四十三分中發生了一個殺人案。又每十分中發生了一個竊盜案。男女關係犯罪是到今年遽然增加的。美國社會狀況是麼麼樣，不怪他們處處打敗的！

郵費提高了

這回我們的郵便料金提高了。寫一封信要貼六分，明信片三分了。諸位別忘啊！

郵費提高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企圖增加國庫收入的。處於現在的時局下，國家的經費當然很膨脹了，增加國庫收入的必要性也很明瞭。

若是回想未有郵政制度的古時候，那時的往來書信是怎樣的不便和危險，那麼現是的三分，六分也算很便宜的。加之，我們貼着這幾分錢的郵票也能貢獻國家。所以我說，您若有「××吾愛」時，請多多的寫您的情書罷！國家也歡迎着哪！

英國的私買私賣

英國從前是自由主義經濟的中心，可是此次大戰勃發之後，因有樞軸國的破壞通商戰，完全的被封鎖於國民生活的各部面實行着嚴重的統制。從前的「士紳之國」之英國竟有大變化。私買私賣到處都有。聽說最近當局所檢舉的違犯者實有四萬多人。而且其大部分是英國系猶太人，或是從大陸逃來的猶太難民。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他們的手段是極巧妙。

於議會已有人主張對於此種犯罪者應以死刑處罰。不過，對於私買私賣處以死刑是有損壞一國的面子。所以此次的提案被否決了。可是從大陸方面逃來的猶太難民是打算着在英國取回他們的損失，所以他們決不退避。因此當局已經決定了以十年乃至十五年的徒刑處罰他們。有時也能處終身刑。

走着衰落之途的英國的實證，在此也能看見。

從巴坦半島科列希德爾要塞逃走的美國將軍馬克薩，在美國竟成了一個英雄。其理由是他很強烈的抵抗了——這事實。可是這該多麼可笑？美國一般國民的常識的程度也能知道了。

聽說一個電影公司已經決定了製作馬克薩將軍的映畫。

可是這個電影將來出現的時候，馬將軍還能博得好名聲而繼續指導戰爭否？——是很大的疑問。雖他現任西南太平洋反樞軸聯合軍最高指揮官，可是這個榮冠能維持否？——也是很大的疑問。

認清時代

人若是不認清了時代，不知道現時代的前進目標，那不但就誤了自己的正事，就誤了寶貴的時間，並且，還准得使自己老在倉促的追趕中，老在趕不上時代。這話，好像已經有人這麼說過了，但話雖然說過，却很少有人明白這幾句話的真諦。

種種舛誤，完全在於不認識現時代，和不知道現時代的前進目標所致。爲大東亞戰爭開始後的現時代人們都知道是應該要怎樣的，但，倘忽略了時代，那最後雖也可以達到目的，却是准比別人到的晚呵！

所以，我們願人們都知道「生活在現時代，就當有現時代的生活」，才不枉做東亞民族中的一個人！

打倒混混主義

人有好歹，良莠不齊。那一個民族也不免有他的優點與缺點。

做人想滿洲國民的一個缺點是他們的混混主意。處在現時局下，我們尤其是要排擊此種主義。

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不用說是完美的理想，可是人若保持着馬馬虎虎的混過去就算完的這樣態度，怎能參加這光榮的大使命呢？

最近，聽說滿洲國各官廳裡也有弛緩的樣子。各特殊社會是；協和會也是！你看過沒有——上班、喝茶、看報紙、抽煙、吃飯盒、說閑話……如此下班——這樣的青年官吏、機關員？他們那能有當國民中堅份子的資格？他們那裡有領受好多的月薪的資格？

打倒混混主義！

掃除混混主義者！

緬甸全部的勘定

精銳果敢之日軍已將緬甸首都曼德勒攻下，並已展開了全面之肅清，竟把猶太舊惡勢力最後之總集結予以徹底之粉碎。這誠是給與英美一個制命之創傷，使其在東亞永遠不能立足，再不敢輕視我東亞民族。這雖然是緬民之幸運亦是整個的東亞民族解放前途之黎明！而且緬甸一下，印度震驚、乘此時機，裡應外合，彼筋疲力盡之狡英軍還有不失敗而潰滅的麼？印度歡迎日軍而揚起獨立之幟，來參加大東亞共榮圈，促成全亞之統一，這當然是狡英的世界末日，同時也是我們東亞大局和平前途吉星照臨，而且全緬勘定，不惟把英重慶聯軍打的七零八落，尤其日軍不稍鬆懈，節節前進進攻滇黔，粉碎了全面抗日

陣線，使英府不得不根本震動而近頹裂之危局！

緬甸勘定的意義是很大的！

偉大的構想

井中之蛙不知大海。

自古誇着他們的文明的英美人，現在看見亞細亞的新的展發，而大害怕，大驚愕有不知舉措的醜狀。換句話說，這是亞細亞在於世界歷史上的新的登臺，我說「新」——這意味包含着如今亞細亞並不追隨西歐，而實際亞細亞成爲全世界領導者的意思。

從來的世界歷史不外乎是歐洲主導來的世界史。而此後却要由我們來領導世界的歷史了。在此，我們要有着偉大的構想從事實際工作。有着偉大的構想，纔造成偉大的新歷史。

勞工與低物價政策

現代農村最感覺困難的是勞工的問題。不但缺乏，而且勞金太貴，簡直貴的不知止境。

增產需要人力，無人力則不能增產。這是自然的道理，那末勞金昂貴得令人傭不起而祇有不傭，任土地之荒蕪了。

不過儘勞働者下工夫也不甚妥當，因爲勞働者也得生活，他們的生活不使之安定，同樣的不能工作。最要緊的對策，便是徹底的實施低物價政策，如果不能全般的辦到，對勞働者亦應實行特別配給，只

少亦得使勞金與日常生活品價格能够相抵。

關於婦女的服裝

一個人的衣服的美與醜，不在乎質料的貴賤，乃在乎樣式與顏色問題，譬如往往有人雖然身上穿着極美麗的服裝，而她的衣服樣式太新奇，以致影響她的態度忸怩不大方，結果被人輕視。所以當此物價高貴之際，尤其在此非常時期裡，莫如穿着便宜、雅素、清潔，而免除奢華。諸位姊妹們！請閉目靜思詳慮，當茲大東亞戰爭之時期，還容許我們享受那酒綠燈紅紙醉金迷的生活嗎？況且婦女也站在國家基石的重心點，一切的任務，及將來的前途與使命正擔在你們的肩上，怎還有那些閒心去打扮得花枝招展，怎還竟忍心把那些有用的金錢消耗到無用之處呢？

什麼都要清潔

我們都市生活者的年中行事——春季清潔檢查已經完了。打掃屋子，拾綴東西，這些雖然是很麻煩的事，可是作完了時的心中的愉快當然是很大。到了這時，我們平凡人才感覺起這樣的掃際的益處和意味。

現在當局方面很提倡着都市美化。（並不是美國化的意思！）一個都市的美麗化，當然要由市民各個作起，站於衛生上的立場，清潔一事也是很重要的。不只是都市，農村方面也是一樣的。

在鄙人想，隨然外面上的清潔很重要，可是國民的精神上的純潔却不可忘掉！最近有些官吏，特殊會

社社員作了些醜事，此種人受罰是當然的。此外，我們願意每個人都抱純潔精神去度平常的生活。尤其是現在的時局更要求着這樣的清高的生活。

掃除種種不清潔的習慣！打破各樣的腐朽生活樣式罷！在外面上；在內部精神上，我們都要建設美麗的將來！

時局與教育

現在的時局下，教育的問題是很大的課題。缺教養的人，無教育的人就是不知道人應該知道的事。可是人都要實踐去，實踐應有自覺和形成。教育的目的在於陶冶能實踐的人。孟子說的「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是同樣的意思。

我們現在站立於新的環境裡，我們要創造新的世界歷史。在這個時候，能幹的人的重要性是很明瞭。我們要造新的國民計。我們要作出新的國民組織。在這兒，教育的使命也是很大。

我們決不忘記時局下的教育使命。

電影的新路

滿洲映畫協會所做的古裝片「龍爭虎鬪」和「胭脂」兩片子，在上海上映，得了很好的成績。

敵人想，在此中的一個理由是上海電影界因時局關係，大有改變，而惹起了製作部數的減少的事實。

但是，我們要注意，電影本來是超乎國境進出的東西。好的藝術都是如此。

雖然滿映裡頭沒有像顧蘭君、陳雲裳那樣的大女明星，可是牠有優良的技術，牠有新鮮的創造慾。

電影和民衆，於現下有很密接的關係。

我們現在知道了滿映也能作出叫廣漠的大陸的四萬萬的群衆感覺興味的片子。這可以說是滿映的大進步。而此後的映畫界裡人的任務也很重大了。

關於小報

所謂小報，在讀者間也給了很大的勢力。差不多每一個識字的人多少都要看一看小報的。

小報的優點在於：(一)有時能刊載一些大報所不敢刊載的消息。(二)成本不多，所以有時也敢說一二句公道話。(三)售價低廉，只要有幾個銅子兒便可以買一張看看。(四)文字比較有趣，易引人入勝。

但牠的缺點也很多，最顯著的便是：

(一) 因要消息靈通而流於捏造實事。

(二) 言論太無條理，有的簡直是無聊的漫罵，滑稽和不合理。

(三) 過於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級趣味的心理。

(四) 文藝，本來在小報身上是沒有什麼真正文藝可言的；有之，就只是一些滿足讀者的肉慾想像的

什麼「外史」「艷史」等等淫猥文字或者是文字的遊戲。

(五) 廣告，本來廣告是和報紙本身發生什麼關係的，但我們一看廣告的性質的成分；便可約略推知該報的性質了。

試一歸納小報的內容，便可以明顯的看出一般小市民的心理和社會各階級的意識了。

固然，小報中很有一些是能够真正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識，真正是民衆的喉舌的，但這是例外。

一般讀者，從小報中所得來的是什麼呢？還不外是些封建思想、奇誕、肉麻，性的挑撥……等等的麻醉劑嗎？然而因爲這些麻醉劑把許多人麻醉得很久很深，所以牠們能够同樣存續下去。

時局下的娛樂

在此非常時局下，國民的娛樂是很重要的問題。

倘或有人想：因爲是這樣的時局，我們不應有娛樂消遣的，那是很大的錯誤。

人不能沒有愉快的享受；國民不能每天二十四個鐘頭竟去勞苦。娛樂是休養身心回復精神的要緊的階段。——時局愈緊張政治家愈有爲國民的娛樂着想的必要。

不過，娛樂本身的種類和它的內容如何是另一個重大的問題。

娛樂裡頭，有健康的，有非健康的；有明朗的，也有不明朗的。

而，現時局要求着國民的，當然是健康的，明朗的娛樂。

健康的，明朗的娛樂是那一樣的娛樂呢？這是誰都能知道的。——不過，要緊的是實行，而不僅僅是

知道。排斥非健康的娛樂，積極的享受明朗健康的娛樂，如此保持我們的鞏固的身心以明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時局對於我們所要求的事情。

歐洲的局面

英美聯軍得加拿大軍之協助，居然在北法森伯附近實行了兩三萬人以上的大規模的上陸作戰。雖然英美方面始終否認這次舉動與第二戰線有關，但其實現之時正是在英美蘇莫斯科會議之後的第二天，於此可見此行必與史達林之要請有關係。但是可憐，由於兵力之單薄，而且德國海岸防禦力之堅強，以致此次強襲完全失敗。英美等至多可以說是得到了若干經驗而已。但此經驗却是用了很大的代價（一千八百俘虜和三千五百死傷）才換來的。

一方在德蘇東線上的戰局，現已集中於史大林格勒之攻防戰。此城扼守伏爾加河之灣口，為高加索與蘇聯本部之交通要道，其得失關係甚為重大，故赤軍不得不以全力防護之。據最近消息，德軍現正以三千架飛機八十萬的兵力總攻史大林城，而赤軍因不堪此種重壓，近數日已有逐漸後退的趨勢，戰局究竟如何，即將有所分曉。

甘地的硬論

印度問題，除印度、英國、美國外，重慶亦行加入，四者之競爭愈增加緊張之程度。

印度各地暴動發生空前之情勢，可以說，英美蔣等均力求壓倒，並利用此際國民會議派內之意見不

同，努力使甘地陷入獨立之地位。

會議派執行委員會之決意案，乃以要求「英國勢力之撤退」為結局。而甘地發表「吾等為印度之繁榮以及保護，決不需要聯合軍之軍隊」之意見。

英國克利浦斯曾提出甘地之意見，而加以反駁；我們想像此不僅因甘地現在指導會議派，乃實欲離開堅持此種硬論之甘地，又與彼意見不同之會議派其他指導者，使其陷於孤立也。克利浦斯於此處力言：「吾人不能許可夢想家之行動」，一方又要求美國關於印度問題支持，英國謂：「余確信為維持印度之聯合國之戰線在開我等勇敢的同盟國中國之動脈計，於一切必要之事業，美國均能對吾人與以理解援助與支持」，且聲明「如必須守英國政府對於美蔣同盟之義務，則吾人必須保證印度確能為對日本作戰基地之強硬態度。」

可是印度的明日怎樣，是印度國民全體的歸趨很有關係的。甘地的健闘，當然可期待也。

思想戰的戰士

我們上飯館，可以看見「莫談國事」之揭示。貼這樣紙叫人知道的事實證明着一般國民向來愛好談國事的現象。

可是現代正當非常時期。而我們在世界戰爭中生活着。

現在的戰爭，可以說是「總力戰」。——它就是拿着國民全體的力量去爭鬪的。在此，前線和槍後形成

一體在前線是武力戰，而在槍後遂行思想戰。

因爲如此，談國事，應要在正當的地方說話。比方說，協和會的協議會等。

要嚴重取締流言。

對於敵方的陰謀策略，要嚴重的警戒。

所謂「防諜」，是每國國民都要實踐的事。

別忘記每個國民都是現代思想戰的戰士！

科學時代的生活

現代是科學的時代。

我們要確立合乎科學的生活。

你看我們的國民大眾的生活有沒有科學性罷。

本來此國的國民是以合理主義貫徹他們的生活的。可是進到科學時代的現在，他們的合理主義，像是衰退了似的。

譬方說濫吐唾沫，這是有害於衛生生活。近代科學證明着此事。本來信奉合理主義的國民大眾諸君，爲什麼不改革這樣的習慣呢？蔑視科學，輕視科學生活，合理主義到此自滅了。

現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在物質方面，不免有種種的限制。在此，科學的生活法也是很要緊。

不知道科學，他的生活必定要落伍。

現代人應該有科學的精神。科學的精神就是格物致知的精神。

有了這樣的精神，才能創造出新的生活。

國民的組織化

協和會全國聯合會的席上，武部總務長官演說裡有「須具現國民之國家的團結，與民族協和，爲此國民須善爲理解國家之使命，認識時局之趨向，遵守法令，體得道義，對他人與他民族須有同情之心與禮節之念」——這樣的話。

可是聽說在某一個聯合協議會席上，有幾個代表完全不知道協和會協議會是什麼會議——有這樣的事實。他們是國民的代表，而實際竟如此！他們那兒能知道「具現國民之國家的團結的意義及其必要性」呢？前途實際是遼遠。

協和會雖經過了十年的歷史，但是國民的意識還是這樣的不清。希望各方面努力邁進去實現國民的鞏固的組織化！

德國的讀書週間

戰爭下的德國，爲提高槍後國民的精神實行了「讀書週間」。

關於此事，宣傳大臣的演說是這樣：「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政權成立以來，於經濟上，於社會上，

可驚的復興實現了。對此事，根據於新國學理念的國民精神的貢獻也很大。政府重視寫作家、詩人、政府希望着他們。他們要以真摯的態度，要寫好的東西。站於前線的將士，從書籍的一頁，能得到深深的感激。良好的書籍的恩惠，他們切實的能了解。

德國，一方面以武力去戰鬪。另一方面，以優秀的作品，啓發國民，要作更高的德意志文化，也要展開文化運動。文化人應有對文化的自恃、勇氣、要努力建設新秩序」。

在此，我們也能知道現時的德國，對於文化方面也很努力着的事實。若沒有強大的文化，怎能成將來世界的強大的國家呢？

滿洲國所謂讀書週間的成績是怎樣呢？

識字運動的成績怎樣呢？

希望政府，若有計算官吏俸給改善之工夫，不要忘記這些巨大的問題！

親切與不親切

最近，關於滿洲各方面的親切與不親切的議論很盛行着。

所謂「不親切」現象，可以說是從自由主義經濟移到戰時計畫經濟時的過渡期的現象。以前的經濟倫理是對於顧客的俸仕觀念。他們希望了得大利益，所以他們的招待很周到。到如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被統制了，經濟機構發生了大變化。此時，自由經濟時代之經濟人不能理會新的經濟倫理，不能實行

新的俸仕，這麼着形成了現時很普及的不親切現象。

更具體的說，於現下，商人假若不作什麼奉仕，商品也是生了翹翼似的能售去。官吏假若是很不親切，可是人們沒有閒工夫批評他。

要確立新經濟秩序下的新的倫理。

根據於此新倫理，我們可能掃除一切的不親切現象。

應有心的餘裕

雖然現代是世界戰爭的時代，我們的心理，精神上却應該有餘裕。

想以空閒會人都作鬼臉，竟作嚴肅的顏色，那麼此社會完全成爲沒興趣，枯乾的樣子吧。

前線的戰士，也能有看書報，說笑話的餘裕。

槍後，很忙的工業勤勞者，也應該有精神修息的餘裕。人類，一天二十四小時，誰也不可竟從事於勞働。

漫畫，消閑文字等的效用，也在乎此。

命運的共通

誰都說：個人有個人的命運。

同樣的，一個國民，一個民族，也有他們的運命。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有時候我們能改造我們的運命的事實。

古時代的人相信了運命是人生的全體。可是我們現代人並不是那麼樣。古時，沒有文明，所以時常的受了大自然的影響。可是，我們現在有科學，照科學的生活法，我們不用怕大自然了。

現在我要說的是幾種國民歷史上的運命共通性，比方說，我們大東亞的諸多民族，處於現時世界情形中，都經驗了有共通性的運命。這個運命是跟我們的環境很有關係的。生活在大東亞——這便是我們共通的運命。

我們要明確的認識這樣的現實。有了這樣的認識之後，我們應該要走怎樣的路徑——這樣的問題也能明白的。

現時的最重要的一個課題就在此。

第
四
輯

回憶中的上海

已是十三年以前的事，可是我回憶中的上海是還活着，燦爛着。——以下是我回憶中之幾個斷片。

一 新雅茶室的客人們

我寫了一篇幽默詩：——

「愉快的聚會」

到那華南芬圍氣的茶室，

寫了「露茜啊」的白波君領我去的。

張先生來了，

他說「你瘦了」——

他的明朗的語句，舉措。

傅先生來了

今天也是他那樣獨特的風格，

而後給我介紹的是，

中報的漫畫家魯先生，

金屋書店的邵先生，

翻譯了「O. T. Hussain」的徐先生。

魯先生的眼睛冷徹的直視着，

邵先生的面貌有東洋味，

徐先生真有年青藝術家風貌。

又來了一個人——王君，拿着他的稿子來了，

我因爲不大懂上海話，覺得很遺憾。

可是這是很愉快的智的融合，異邦人的我

決沒有隔膜之感。

話題是電影，又人們之消息——

我雖然多沈默，可是內心裡，

構想着要寫我自己的「露茜啊」。

註 白波是露茜啊作者查士驥，傅先生就是傅彥長，魯先生是魯少飛，邵先生是邵海英，徐先生是徐慶村，張先生是張若谷。

「星期日的午前，在新雅茶室——北四川路的——有幾個人聚會，你想去否？」
友人查士驥對我那麼說的是星期五的晚上。

「新雅？——前幾天，我也去了——可是聚會的是那幾位？」

「傅彥長……張若谷……他們是準來的。此外還有四五個女性——也不一定來，或……。」
我就決定了——去。傅先生，張先生，與他們也已久沒見，這不可不去。

「請領我去罷。」

我這麼回答了。——瞬間，一本書影掠過我的頭腦去了。那就是傅彥長，朱應鵬，張若谷這三個人共同寫作的巨大的一冊書『藝術三家言』。於那本書上，徐蔚南寫着序文，這序文裡有這樣一句：——
——他很愛好請朋友去吃飯。初次見他的人都說他是交際家——他的這種有錢時請朋友去吃飯的皮氣到如今還沒改。——傅君的思想，行爲是決不平庸，這是我敢告訴讀者諸君的事。

「就是這個！」

我這麼直覺了。……星期日的午前……茶室……有點擾亂的空氣……喝着茗茶……談藝術，談社會……而，這傅彥長是主宰着申報的副刊藝術界。——

星期日的早晨，我到查君處，在那兒，我讀了他的近作『露茜啊』……

「你沒在我眼前時，

我焦慮起來，想着此世大約永遠不能見你……

你坐在我的眼前時，

我竟說大話，而你皺起眉來。

我是願成英雄而失敗的人。

我立在你眼前時，

你彷彿是準備着邀鬥我，對我一切的攻擊。

我沒在你眼前時，

你又由枕邊掏起我悲痛的信而讀，

你是要脫人間之卑弱而不能脫的女人。」

如此，勇敢的，直爽的他記錄着他經驗過的戀愛之苦惱。一脈 *Sentimentalism* 貫流着這小篇。心弱的知識階級，貧苦的知識階級的憂愁直率的在此被寫出來了。

當然，在那聚會，他的露茜啊，被提起來了。有人不知白波就是他，也有還沒讀那篇的。

年青的張若谷最痛快的交談了。——常淇微笑，不做不卑，從容。誰都說「若谷富有趣味，是活潑的青年。」——於親密的友人之間，他更發揮他的天真，像小孩，兩手攔於褲兜兒裡，立起來，又坐下，

使他圓臉面上的微笑更加濃起來——這是徐蔚南的批評語。

傅彥長來了，手裡拿着信件與稿子。

金屋書店店主邵洵美先生來了。我是初次見面的。看他的風貌誰都不會想他是留學過英國而研究西歐古典的罷。不過，他的手裡有英文雜誌；從懷中，他掏出來近刊的讀書界第二期。

我看了讀書界——這是梁得所主宰的四頁週刊。有汪偶然的一文。有梁得所的一文「紀念芥川龍之介」。明朗的哄笑！

愛藝術的人的真摯的話！

代表年青中國的人們！

我不能忘那愉快的聚會！

二 文 藝 漫 談 會

我們時常開的文藝漫談會，有一次歡迎了田漢和歐陽予倩。

在那時候，田漢是辭了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主任，而自己創設了南國藝術學院的。

我是歐陽予倩說「我以後不多登台，而努力作劇」這樣話的時期。

歐陽先生談到了關於中國的民衆劇——

現在，二簪到達了死路。

我（他）到漢口去，而親自看，又調查來了。大約，以後「花鼓戲」，會興旺起來罷。或者是以「花鼓戲」作基礎的新的東西生起來罷。

花鼓戲是從宋朝時代存在的民間劇。——二簪是種種系統混成的，反之，花鼓戲是以南調中的一個純粹的形式被完成的。

花鼓戲最盛行的是湖北、湖南的鄉村。以湖北的黃坡、湖南的衡陽、湘潭最有名。

花鼓戲的素材的特徵在乎其腔有變化，而母音多。其次是多用胡琴，不是梆子。對於詞要注意。跟高雅難解的崑曲正相反。——因為這是民衆在於鄉下演來的。有時候，於山谷、於竹叢裡也演的。

於題材，家庭的糾紛占多。也有很好色的，也有反抗禮教、社會規制的。

「作」是很可觀。跟京戲的體型的「作」完全不一樣。音樂和表白很是調和的。

「寫退婚」是這樣戲：富裕之家的小姐愛起貧窮學生。父親是很頑固——這是很普通的題材。可是於場面的構成有好處。而且這跟小姐的行動很適合，能感動近代人。

「磨灰麵」：男女磨着麥子，竟說愛情話，唱起歌來，而擥掉麵粉——這樣簡單事。是 Erotic，有興趣。

「王三賣賣肉」：女人來賣肉，多給肉。——是不是常看見的事？

「王婆罵雞」——滑稽的。

悲腔——哀調中有「梁山伯祝英台」。其中有「送友」、「訪友」二幕。

「喜歡念書的小姐祝英臺，十六歲時，裝男子服，入杭州學堂，與同學同年的梁山伯結兄弟之契。英台約她贈妹——說謊，而回家，家人另決定婚事，如此的悲劇。」

「訪友」是，英台穿女衣服，想訪他。願意去，可是不好意思去，告訴母親，母親勸她去。去而見面。她說——

——爲什麼您沒來呢？我的婚事已經決定了哪。

這個場面，作、唱都很好。有漸層的進行法，有完全纏綿的情緒的表現。

「送友」裡有這樣的白：

梁 送賢弟送到土地堂，土地堂上一個土地公一個老娘。

祝 他二老白天同台坐，不曉到晚上同床不同床——

到此，他說明了中國戲劇的變遷。

他說黎錦暉等的歌劇和花鼓戲有連絡。古時是用了古時的服裝——現在以現代的服裝能演出。這是於二簧不可能的事；音樂有變化，也有合唱，我們是要注意的。

本來的花鼓戲是在漢口的法租界表演着。在上海，也快要表演罷！怎樣打開固化了的二簧之前途

——花鼓戲的再現，甚有希望。

歸途，我跟田漢坐了一個電車。他告訴了我他最近的種種經驗。

「啊！我要作旅行去！我要放浪！」

他這麼說了。

「有工夫時，請到我家來玩罷。我現在改寫着到民間去的字幕。」

也這樣說了。

「憶舊，憧憬新的，捉之又捨不得他，像遇了暴風雨的小舟似的飄流去，沒能對於一個目的勇猛的疾駛邁進。」——「南國」上有他這樣一句。

我現在回想起來他的充滿着苦惱的瘦臉，已是十三年前之事。

想 南 國

我是日本南國的人。我的故鄉是九州福岡縣柳河町；是風光好，四季的氣候好的一個田園小都市。現在住於這北國，我時常的想着我的故鄉，——我的故鄉的南國風味。

從前，我在上海住了四年。上海的印象，我決忘不了。

有一次，我到華南旅行去了。汕頭、香港、廣州、法領印度支那、昆明等處，我都遊歷過。汕頭街上的樹木，香港山上的遊步道路，廣州市街的繁盛，我都得了很深的印象。華南有華南的獨特的風趣，自然的風景，都市的構成，人們的表情，都跟北國不一樣。羊城街頭賣荔枝的少女，珠江河面上駛船的少婦，她們都帶着濃厚的南國的芬圍氣。往海防航的輪船上的船客們，滇越鐵路上的中國兵士，也都是華南的民衆。

法領印度支那的獨自的風景，這也是我決不能忘的。現在，年輕的安南人不知漢字，這是因爲法國統治者禁止了漢字而以羅馬字代替了的緣故。只有年老的安南人懂得漢字，所以我只是與那些年老的人能够以筆寫字而交談的。可是當時，我最關心的是，他們年輕的安南人想着什麼的這個問題。一般安南人的生活程度是很低的；他們的教育，也因法國的統治政策，也是很有限制的。到如今，法領印度支那的情勢有改變了，可是，他們年輕的安南男女還在想着什麼呢？這是我想南國時也必想到的事。

某一天晚上，在旅途的我們雇了一隻小船而遊了南濱的海上，我們很明瞭的看見南國十字星了。月亮昇出，照耀四偏。這可以說是很豪華的賞月；在這北國，決不能如此。

現在北國的冬天也逝去了，正是夏到人間的季節，北國自有北國的好處。可是我時常的想着南國。我時常的想着故鄉的南國，我時常的想着旅過的南國。

回憶中的安南

一九二八年的夏天，我旅行到法領印度支那。

對於這處在灼熱的太陽之下，繁茂的熱帶，樹木叢生營的古國「安南」也就是現在的法領印度支那，我感到它是一個奇異的世界，而異國的情緒也相當濃厚。

近來，惹人注意的莫如所謂東亞共榮圈的問題了。一般人們，對於南亞細亞的法領印度支那、泰國等地，也特別關心起來。尤其是法領印度支那，自從日軍進駐，加上與日本採取了經濟提携的政策以來，事實已明確的參進了東亞共榮圈的範圍之內了，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這種情勢之下，不覺的，我又想起那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法領印度支那的旅行的事情來了。

到法領印度支那旅行，第一個感覺的，就是那地方的文化，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這從歷史的書籍上固然可以知道；但到了法領印度支那，看看他們使用過的文字之後，則更爲明確了。因爲安南的民衆，實際是使用過漢字來的。

同時，感到的，法領印度支那的宗教是佛教，大概這佛教是從印度傳佈過來的吧！現在各地仍然有相當數目的佛教寺院，而在西貢傍邊的安和爾主特的大佛閣遺跡，又是特別有名的地方。

從文字和宗教兩方面綜合的來說，稱呼這地爲「印度支那」，我覺到實在是名實俱副的；從文化史上看去，這地方的文化也正是中國和印度的混血兒。

從文化史上看去，固是如此，但法印的住民却是純粹的安南人。這種安南人也有不少在上海法租界作着巡捕。我以前在上海住過，也看見過他們。是這樣一種人種：皮膚的顏色稍黑（但並不像印度人那樣純粹的黑，印度人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也有相當數目，是作巡捕的，這容易區別出來），身材矮小，顏面有些像日本人。

前邊我已說過他們使用過的字是漢字（中國字）。但現在的情形並不如此。現在的安南人，已經不再使用漢字了，這是由於法國當局禁止他們使用漢字，而以羅馬字表現安南語的原故。所以，連報紙也都使用着羅馬字。但僅僅使用羅馬字好像並不能把安南語充實明確的表現出來似的，所以，像：「」「」之類的符號便不得不加在其上以期詞意通達了。

法印當局，對於漢字的禁止，是特別徹底的。學校中不許可教授漢字，漢字的出版物也禁止出版，這樣現在的安南人完全到了已經不使用漢字的地步了；年青的安南人，已不知漢字爲何物，僅僅有一些年老的智識階級的人們，還能依稀知道點漢字而已。

我在火車里，就會遇見過還認識漢字的老人，我們用漢字作筆談，依舊還能達詞通意。而在河內的街上，安南人的露天市場，也還能買到舊了的用漢文寫的歷史故事的書。

雖是這樣說，安南人是以漢字作為文字基礎的，可是在字形上，也有相當的加以變化的地方。我覺到這正像漢字傳到日本，而由日本又創造出「神」、「辻」之類的新文字的道理是一樣。

在中國，也有一般人主張以羅馬文字代替漢文，但是主張並不徹底，一般人也不這樣的實行。

反之，在法領印度這一面呢？法國的文字政策，却已十足的成功而又普遍了，這正是充分的顯示出了殖民地政策的一種文字的變革。

可是，安南人果真對於這種方法感覺滿足與同意了麼？這不過是一種疑問的事。我想，最少也有一份知道漢字的人們，他們對於漢字馴愛而不願棄絕。

另一方面，已經和漢字無緣的年青的安南人，今後假定再教給他們以漢字，能否再順利的接受與發展，這又是件可疑的事。

反之，法國的安南政策，是足使上層的有產階級的安南人的生活模倣歐化，而對於一般安南人，則置諸於貧困的處境之下，使他們一生永久處在勞苦的生活之中，這又是一件重大的問題吧？從這種文字政策，便可以看出來僅僅一部份富裕的安南人，雖然是滿足於這種環境，然而一般安南人並不如此，反之，他們是非常不滿的，這已是毫無可疑的了。

東亞共榮圈的一種理想，是在於使這處在東亞共榮圈內的既有的民族，給予他們以滿足與解放；倘然果真這樣的話，那我覺到現在的安南人的生活一般問題，是有加一重新考慮的必要吧？

安南人處在被虐待的奴隸生活之中，即便是今日，奴隸階級的人們，仍然有相當的數目存在着。我曾在火車中，看見過很多很多的這種人，他們被法國人的債務所累，以至被賣進橡皮農場永久的去工作着。在這火車里雖然有法國兵拿着鎗監守着，然而在火車換掛鈎的時候，却仍然有人從火車中逃脫出去。看了這種情形，我幾至以為我是處在前世紀中旅行到美國，看見那些黑人奴隸之被虐待着一樣。

聽說法印有一種「人頭稅」的制度，是在人初生的時候起，就必須一個一個的繳納稅金——完全是最原始，也是最野蠻而無人道的一種苛稅制度。

安南的首都是在順化。安南的舊時王族，現在還住在這兒，法國當局，對於安南舊王室，僅僅還許可其制度之存在。我們曾經參觀了王宮，王宮的建設雖然華麗，但規模較小，有點像廟宇似的。

在中世紀也有日本人，遠涉重洋到安南來活動的人，到現在還殘存着他們活躍的遺跡。有一條名叫「玆蘭」的街上，現在還有一條「日本人橋」，同時也有日本人的墓地，因此我忽然感覺到在這兒的安南人，面部有點像日本人似的。

在現在，在法印活躍着的中國人，依然掌握着相當勢力，中小商工業的大權，差不多都操在中國人的手里。這類中國人就是所謂「華僑」的，在今日，他們大約認清了東亞共榮圈建設的意義了吧！這是一件堪可欣悅的事。

我遊順化之際，在「玆蘭」街邊雇了一隻船，這是爲了想浮海於南溟去鑑賞安南的月景的原因，先前

已經從中國人開的飯店，買到不少酒與食物，也拿到船中來了。安南的月景，實在非常美麗，那時我却有無限的感慨。

法印雖處在法國政權支配之下，然而安南的志士，企劃顛覆這種非理的支配，而希望獨立的消息，我也聽聞過，到現在，法印已經處在新的情勢之中了；我們大概以後可以看到覺醒的安南人，向新的進路邁進的姿態了吧。

泰國因為受着英美勢力的策動，現在還處在騎牆政策之中，比較起來，則法領印度支那是已走進明確的進路中了，今後惟有希望安南人自己奮發向上。

不過，對於這已經覺醒了的安南人，在他們向前邁進的階段之中，我以為我們應有給予他們以極大的援助必要；而我這篇隨筆，也不無與現在的緊要的時局問題，有所關聯的吧。（本文是大東亞戰爭以前之舊稿也）

北滿詩篇

淒涼的風雪的原野，

狗羣像狼一般的咆哮着。

風音愈增高起來了，
聽見男子們的合唱歌聲，
又有女人們的歌聲——

有一個土造的房屋。

裡頭——男人們蹲着。

「好長的冬天啊！」

「水幾時能化呀？」

外頭——冰，冰，冰，

樹木像死了一般，

凍結的道路一直的走着。

房屋，房屋，略有煤煙，

太陽漸漸兒的消沈，

天上的顏色變化無極；

忽聽彈胡弓的聲音。

有一家——

母與子，

「你別騷鬧罷，你的兄弟快要生出來呢！」

「是兄弟麼？是妹妹麼？」

「那可不知道呀！」

「爲什麼呢？我是個男孩子，最好是有了妹妹，這不恰巧麼？」

「雖然你那麼說……」

「啊，爸爸……」

走進來的脚，踐冰的聲音。

「不是啊，那不對了，你母親能分別出你父親的走法啊！」

「有封信啊！」

「哦，他是個郵差了，我去取來。」

「來的是一片有蠶兒的明信片，啊，這是多麼好看的山川啊！」

「哦，這是你孀母寄來的，她說她快要來此地。」

「我孀母住的是這道河的傍邊麼？」

「對了，你也是這個地方誕生的……。」

流水、春草、和平的春天的風光……。

離故鄉的那一天，

蕭條的車站，

熱鬧的都會，

移民們的行進——

……

「爸爸還沒……。」

微微的留聲器的歌聲。

極小的珈琲店裡，

有一個青年默默喝酒，

旁邊有一個肥胖的女招待。

「你想着什麼啊？」

「沒想什麼。」

「我猜，你就想着她——那女人了，她已經往北方去了呢，流浪的她……。」

「我現在怕的是，我自己也是有流去的危險這點吧，有溺水的危險……。」

「你說的話是太難了，你來這家，別講哲學才好！」

「是剛說的話，那就是你們的哲學不是？」

「既然來到這北滿地方，也不能不說流離來的罷！」

「那就是放浪小曲了。」

「也不算……可還是寂寞一點了。」

「你還知道寂寞這一句麼？」

這珈琲店的樓上，

有個女人橫臥着，她的肩頭不斷的顫動。你看她的臉，你看她的眼淚……

廚房的雜聲，鼻歌，

已用了好幾年的鐘，打起時間了。

曠野的黎明，

奔走的馬車，

跑來跑去的學童們，

時候是早春了。

於田野，馬跟人們勞動。

上空鳥飛，

柔軟的風，

野草，

暖和水，

學童們的歌聲，

馬的嘶音，

草葉搖動，

流水的聲音，

昇起的太陽，

明亮的房屋，房屋，

健康的肉體，

洗衣女的胳膊，

哦，咱們發見了那姪婦，

也看見了那晚在珈琲店裡喝酒的那青年木匠們鋸板子。

馬車搬去泥土石頭，

馬車的軋聲，鋸子的樂音，加之，搬東西的苦力們的交談。

小孩們的跳躍，

春天的太陽光的下方，

小狗也有精神。

母親們微笑着，

哦，一個男孩子叫喚了：

「我的尿出來這麼強，爽快啊！」

那個東西就作成了很大的橋梁了！

潤濕的草葉晃耀着，

道路上有小蟲匍匐，

螞蟻作了行列，

抱起嫩芽，還有什麼關係？

流冰的河水，魚在跳躍，

明亮的山水，不知有什麼美麗的花……。

農場的耕夫們，

明朗的笑——

男子們的——

小孩兒們的——。

忽然天地變成黑暗了。

颳大風，下大雨了，

電閃大發，人們跑去，

小孩裕然的看天空。

風雨愈利害了，

山、川、地、街；我想天下的萬物陷於狂暴的手裏頭了。

可是，從這黑暗裡——聽！

「是個男孩兒呢！男孩兒生出來了！」

雷打的愈大了，

嬰兒的哭音比雷更大也不定！

「我有了兄弟，啊啊，我已經是個哥哥了。」

父親放心了，

嬌母道喜了，

偉大的哥哥！

母親平靜的橫臥着。

嬰兒的叫聲不斷的繼續，

天已如洗般的大晴了，

雷已隔遠了，

萬物明亮起來了，

實在是明亮了！

遊華北的感想

此次旅行到華北，最覺痛快的是滿洲出身文化青年們在那兒很活潑的活躍着的事實。比方說，最有力的文化機關武德報社裡，有好幾個舊友。柳龍光氏當着該社編輯部長，指揮着多數男女青年們；他這回又就任了華北作家協會的幹事長。王則君是『國民雜誌』的主編者，梅娘女士是該社的囑託。教育總署編審會裡有徐白林、陳松齡、關樞等諸君。白林氏編輯着『文園』（屬於武德報社所刊出的『萬人文庫』的一種定期刊物）。新民印書館裡有顧共鳴君。新民會中央總會裡有曲傳政君，他是宣傳局第三科科長。張紹昌氏現任師範的講師。此外更有幾位作家們寫作着。

如此，華北最近的文化運動積極化來的現象裡，我們不能抹掉滿洲出身青年們所貢獻的力量。這可以說一時沉衰了的華北文藝，是藉着從關外新輸入的活力重新復興起來的。

文化的盛衰，當然隨着時代，因種種理由，有各樣的變化。而，華北文化，正迎了復興的時期。華北作家協會成立，也是這樣的趨向的表現。以『謀華北作家精神之團結，以促進文藝學術創作作品之發展，而謀華北文化再建及國民中心思想之確立之一助爲趣旨』發起結成的該協會之將來必能期待的。

其主要事業計劃有：

對於作家之援助指導推進

對於著作印行之獎勵與援助

對於雜誌徵稿及作品發表之仲介斡旋

關於職業作家之援助（稿費與版稅之協議規定）

關於後進作家之引導

優秀著作與雜誌之表彰（設定文藝賞與雜誌賞）

文化界之資料情報之蒐集並向會員供給（發行月報及出版年鑑，製作作家名簿）

與國外作家（尤其中日滿間）並其團體連絡及意見之交換，作品之介紹及翻譯

著作權、發行權、譯權之保障（限制翻印）等。——踏進這樣的過程，華北文化的明日必能獲得光輝

的成果罷。

（康德九年九月）

京華瞬時

我這一次到北京是第三次的華北旅行。上同的去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

在此七年之間，北京當然有些變化。

比方說，日系住民的增加是其一個例子。而且，這種日系中，辦公員機關人占其多數。日系女事務員——打字姑娘等活潑的風姿，也在各處可以看見。

可是，北京，當然還是北京的。在北京的在北京所住的大多數人——「北京人」。他們在高而長的牆圍裡，依然生活着，街上、胡同裡，少國民們來往着。

一個變化是北京小姐們勇敢的坐駛着自行車的風景。街上當然有汽車、電車、洋車、快車。可是在這些車輪之中，現在有很多的婦女用自行車跑着。這個現象給我們表明現時的北京小姐們並不是舊封建制度下的守舊的千金小姐們的事實。

北京的物質方面可以說是相當的豐富，但是，物價很貴；十支「前門」定價八毛五，二十支「金槍」三毛四。

因有舊友的「案內」，某一晚，我到前門外的某某館子去了，在那兒，有一個妓女唱了「支那之夜」。這叫我感覺一種驚愕了。時勢的影響也罷，買賣的方策也罷，這是未曾有的大變化。

在北京，見了幾位武俠、言情小說的作家們。他們中的幾位，歲數兒很大，可是很有精神。無怪，他們是已經互着二十年、三十年之長期間只拿一管筆寫作而來的。陳慎言氏是很和氣，時常的微笑着。楊六郎氏，舌鋒眼光都銳利。

讀 書 雜 記

由我最近的讀書中，我想舉三本叫我覺得感銘的書。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美國的，另一個是日本的。三個都是小說。

「科爾沁旗草原」

第一個是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這篇小說的作者是滿洲出身，在中國現在被人知道是一個新進作家。「科爾沁旗草原」是取採材料於滿洲的五六判五百多頁，很長的小說。

內容是，位於漢族和蒙古民族雜居的地帶的某一個大家族的亘着二代間推移的故事。這個家族包含着很多的人物，而此地又襲來匪亂·經濟上的變動·家族制度的崩壞。如此，故事是極複雜而多岐。其中也包含留學過日本的青年，這個青年怎樣的看如此的社會相，家庭的生活？有異色的人物中，有一個日本藝妓，她是住於大連的是很時髦的女人，名字叫春風會代子。這個小說，迄於後來滿洲事變發生，而將此事變的消息，漸漸兒的被傳達了來，在這時期就終結。

我費了幾天讀完了這一篇小說。我最感覺的是，無論如何在這兒我們能發見很茫茫漠然的大陸上活着的人們的心理和生活的態度——這個事實。如此的東西並不是以觀察者的眼而寫出來的。作者本身就就

不外乎是實際生活於大陸上的人；這個事，從這小說裡，我們能很明瞭的知道。再者，我們若看作者的很有精力的工作結果，對於題材是很執拗的研究，我們也能發見以上的事情。所以這個作家可以說是很有滿洲風味的作家。也可以說他正在寫着滿洲文學。因為如此，跟那寫了「第三代」的蕭軍一樣，我們決不能忘却他的名字了的。

單就素材說，對於此小說，我們抱很大的興趣。我們能很明瞭的知道漢民族和蒙古民族對立、交涉的實際情形。我們可以知道在那地方住的大地主和佃戶們的生活，我們可以知道那兵匪是幹了怎樣事，而一般民衆對於匪徒是怎樣。普通的調查報告類決不能像那樣活活生生的把事實描寫出來。在此，人們是活着，他們的血液是流動着。

從以上的觀點看，這個小說是很有價值可以推薦給一般讀者的。

「爲誰而鐘鳴」

其次是黑民古哀 Herringway 的「爲誰而鐘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這是在美國獲得了很多的讀者的小說；在日本，其譯本也已經出版了兩種。

黑民古哀的這個小說是把西班牙的內戰做爲題材的。雖這麼說，却不是眺望全體的內戰之樣相的。其實是內戰中的一個舞台，在那兒行動的若干人物的三天之間的姿態，就是這個小說的內容。黑民古哀是當時視察了西班牙內戰，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報告文學。

作者要構成這個小說，把一個美國人拉出來。他是以前學過西班牙語，而於美國的一個大學裡教語學的。在西班牙內戰勃發時，他就拋棄職業，遠渡到西班牙而投於人民戰線派。他領受一個命令——要破壞一個鐵橋——而指揮土民軍的一隊。其一隊中，有一個無智可是很純情的少女。倆人陷於戀愛；在不知明日生命的戰場裡，他們就同居了。經過種種苦心之後，鐵橋的破壞成功了，可是主人公就中彈而死去。在此間種種典型西班牙人物出現緊張到達極點的幾個場面，很活躍的描寫着。

聽說某一個很大的美國影片公司，為製成此片，先付了巨額的權利金。確實這個小說是很有興趣，很明朗，很健康。我們要注意現代美國的作家寫出來這樣的小說的事實。再來檢討美國——這是現時的一個課題。在這個場合，我們決不可看輕美國文學所到達的成果。

報紙上說，黑民古哀前幾個月訪問了重慶。我們不知道他的中國旅行對於他的作品附加什麼，可是他那樣的縱橫的旅行世界各地去的熱心，我們是很佩服的。

「得能五郎的生活與意見」

第三是伊藤整的「得能五郎的生活與意見」

這是一篇很有異色的小說。得能五郎——這個人物大概可以說是作者本身的再現。如此，這個小說裡很詳細的表現了作者的日常生活和他對種種事所抱的感想、意見。關於空閑地的耕作，關於新聞紙·馬爾蒂爾的歌（以前在歐洲所流行的戰爭詩）·酒館士露以卡·交通機關·座談·愛情·父親·民族的問題

——這三百九十多頁的小說很仔細的告訴我們。如此說來也許有人想，那樣的小說是叫人覺得厭倦罷。可是決沒有那樣事。

他把那對一年級學生用的作品原書和譯書，和對二、三年級用的雜誌擱在手提皮包裡，然後敲了幾下衣兜兒確實知道裡邊有錢包、手帕等，大約於豫定的時間出了屋子。他所抱着的大的紅皮包，看起來，很體面。別人賞讚拿着的東西或是衣裳，誰也很喜歡似的。雖然那樣說法隨伴着別的意思的時候，那樣的言語直接的浸入本人的心中央的凹部，而適快的總不願意動去。有一個人，關於得能的皮包說了這麼樣的話：「最近你拿着很好看的皮包了。」在那語句裡，稍微的能感有這樣的意思——雖然皮包是很好，可是這個皮包總不適合小說家所要拿的——這樣風味。那是沒法子的事情。得能自己決定了他上學校去的日子，是他的出外去的日子。那天，他講義完了之後，上各地方去辦種種的事。皮包也跟他到各地方去，所以人們像是受了印象——得能這人物時常的拿着皮包走。

昭和十年以來的東京的風俗是，官吏、會社員、教員、銀行職員、商業旅行者、介紹商人、保險外交員、大學生等都穿西服，好拿皮包走。得能的二十歲時代，就是昭和初年，拿皮包走的是律師、醫生、學者、放高利錢商人等幾種特殊職業的紳士。可是以後和女人拿着 *Hanbok* 走一樣，男人也拿皮包走起來了。皮包能附加一種嚴威的感觸，而且有拿走筆、文書、商品樣本等便利，因為如此便一般化了。在那以前，男人女人都用包袱的多。文學者所作的事是不像事務的，尤其是在日本，文學者裡包含

着文人、遁世人、叛逆者、風流人等種種要素，而這些要素都是非事務方面的。穿西服也不大好，何況拿皮包走。可是現代的小說家，說實際，已經成了商業出版界中急躁的營利機構原動力的要素。他於實際生活總要正確的寫東西，於工作的量，於時間的質，總要正確的辦理。所以他的生活是比較起平凡的學者或保險外交員，出乎了他們的事務似的。不過他的生活是這樣，他在外面上也有表現多有餘裕的必要。究竟說在現代文學者的文人風味的非事務人似的姿態本身也不定可以說是純粹的事務。」

讀這篇小說，也許有人說得能五郎的生活和他的想法是瑣末主義，可是我決不那樣想。而他是很真摯的思考——那是現代人自己解剖自己的，很直率的暴露自身來的。

我在此想起來且自思，喬依思 James Joyce 的「由利史依思」(Ulysses)。人們批評牠是「意識的流動」的文學。可是我想那不如說是意識以前的肉體的活動的描寫。

訴告「自己」的作家裡面有島木健作。我們一看他的「某一個作家的手記」便能知道此事。可是島木的態度是有點兒做着有威權的姿態，而且他描寫的主要的題材是於公開的場面跟人們發生的交涉，所以他訴告的事情，自有一種限制。

比較島木的作品，伊藤的這篇小說當然有獨到之處；伊藤訴告我們的是得能五郎的生活和他的意見，可是牠是跟我們相通的。如此，誠實的讀者，我想必定能得很深的感銘。「得能五郎的生活與意見」是最近日本文壇的一個有意義的收穫。

詩 酒 及 其 他

吾友辛嘉君，讀了赤木健介的『昔日的東洋詩人們』，覺得有興趣，寫了一篇文章。

『昔日的東洋詩人們』一書，篇中主要為詩論。計介紹，論歌德與東洋詩精神的一章，論波斯詩的一章，關於陶淵明、李太白、杜甫的各一章，評日本的記紀的歌謠，萬葉集及現代短歌的各一章。

而辛嘉君說：「波斯詩和日本的詩，我還不很理解。中國的那三位大詩人的詩，我從十三四歲時就喜歡讀，關於三家詩論也看過一些，不過讀是讀了，大率是一知半解地敷衍了過去。對於三位大詩人的詩精神並沒有多少理解。說實，例來的評註三詩人的許多大家的論法，也多難以捉摸到完整的概念；此次讀了赤木氏的『昔日的東洋詩人們』才彷彿了解三家的詩和中國偉大詩人的詩魂……」（北京『五月文園』二二頁）

我說實，我讀赤木的『昔日的東洋詩人們』是看了辛嘉君一文之後，而我也覺到了相當的興趣。

我讀了陶、李、杜等的詩是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在這點，當然的比不上辛嘉君等。而辛嘉君的「不過讀是讀了，大率是一知半解地敷衍了過去」這句話是太謙遜的。「一知半解地敷衍了過去」的正是我等。

其次感到興趣的是關於辛嘉君所寫的古人的詩和飲酒問題的章節。

辛嘉君說：

「又『止酒』一首更足以看見他的作爲人的本來面目。淵明爲愛酒的詩人，在古人中佔第一席。他做過一首止酒歌：

平生不止酒，止酒無情喜。

暮止寢不安，晨止不能起。

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

徒知不止樂，未信止利已。

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

這首歌極幽默耐人尋味。自知飲酒並不是什麼好事，但總禁不掉。他寫此歌安慰自己，同時也是自嘲。今日達人而兼酒徒者依然很多，當能領略這純真的心境。」

在此，我的幻覺裡辛嘉君的「微苦笑」就浮現出來了。「達人」如此，但，我們「不達之人」而「兼酒徒者」，我相信也能「領略這純真的心境」矣！

止酒的話，在此暫且擱下。不過，上次在北京遇見了辛嘉君時，他說的「此處沒有好的對手，所以不大喝酒了，覺得很寂寞呢！」這一句話，我不能忘掉。

在日本，這回選定了「愛國百人一首」。『百人一首』是一百首短歌的選集。

早已有種種的「百人一首」，而其中最有名最流行的是「小倉百人一首。」

這「小倉百人一首」裡，關於酒的短歌，連一首也沒有。

這回，「愛國百人一首」裡，我發見了如左的一首：

「唐國に往き足らはして歸り來む丈夫武雄に御酒たてまつる」

大意是：

您是勇敢的日本男兒，

您是要往唐國去的；

相信您必能完遂您所擔負的大使命而歸來，

所以，在此，

對您，我勸一杯好酒哪！

這是足夠證明往日本與大陸的文化交流的一首詩，同時也可以說是跟酒有關的一篇詩。

上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招開時，我們歡送滿洲國代表時的心情也正是這麼樣。不知滿洲國文學者而兼酒徒者在日本受了怎樣的歡迎呢？

在此時局下，論詩、談酒、似乎是太遊閑之事似的。

可是我要主張，在這樣的時局下，人們應該有心情上的餘裕才好。若是人人都做鬼臉竟說莊重嚴格的

道理，那裡能有人生的妙趣呢？那裡能有人間的幸福感呢？

在日本，應要回歸古典的呼聲，近來很大。而，我說，古典的範圍並不要太狹小化。日本的古典文學裡，我們能發見古時日本人富有心情上的餘裕的憑據。

這事，我想，中國的古典文學也是一樣的。

李太白的詩裡有：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的一首。

赤木健介說這是諷刺詩，而辛嘉君也表明了同感，可是關於這一點，我要反對。在這兒，我看出的是一是豪宕的餘裕，且相信這樣的餘裕，在現時也是很重要的。

看棉花的感想

日前，我訪一日系朋友於新京郊外時，我看見了在他家的內庭裏種了棉而正開着花。

我友對我說：

「你看這是棉呵，你知道麼？」

我對他回答了：

「棉——我知道呵！那年在上海的時候，我時常的看見種棉花的野地，而且有時候我是拿着書本到有棉花的野地裡去念過書的。呵！我想起江南的秋光，那平和的農村的風景，覺得很有感懷哪！」

這是在新京我看了棉花時的感想。友人家裡的幾棵棉一瞬間叫我回憶十幾年前的上海附近的景況。

有杜甫之詩。

「憶昔開元全盛日

小邑猶藏萬家空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

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縞車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下略）

這是昔日之事，不知南方現況怎樣。

現在，想滿洲國的時局正要求着農業方面的增產，我很希望從事農業的國民更加努力而遂行其使命

一這一事。一粒之米，不用說是由農業者苦心勞力之結果而產生出來的。我們當拿着敬虔感謝之心情而才能喫的。

三 遷 十 二 年

離開了學校之後，我已經整整的過十二年。在此十二年之中，我的職場變遷了三回。最初我在一個鐵道會社裡服務，其次是在一個新聞社裡，而現在呢，我轉到了滿洲映畫協會文藝課。這三種職業，從表面看，很不一樣，不過在於我的場合，一貫着此十二年，我作的事情上都有相當的共通性。

在於鐵道會社裡我勤務的是調查課，我的事務是調查課中的編纂事宜。在那兒，我編輯了「××調查月報」。

在於新聞社，我擔任了論說委員。不過，這個報館並不能算很大，所以，我每天寫了社論而且也訪問了「要人」，有時候也自己編輯了政治、經濟版，也編了學藝版。報界人的生活，我過了六年左右。因為上班時間之不規矩，家人時常的表示了不滿之意。可是在此六年間，我學了種種社會的實地教訓；現在回想起來，我並不後悔。雖然我的青春時期的大部分在那裡逝去了，可是我想我處於那裡所得到的代價却也足以與此相償的。

入了映畫界是最近的事。我是映畫世界的初級學生，我現在正在用着功。

現在我想起來一句大陸的古語，就是「書香門第」這四個字。我把上面說的三種職場比較起來，通觀起來，就相信我經過的（一個是現在學着的）三種職場都有「書香」氛圍氣。

鐵道會社裡，我周圍的諸君都屬於學者之類，「書香」氛圍氣的濃厚是當然的。（這個書香裡，也有新書的，也有舊書的，也有西洋書的，也有東洋書。這不用說——）

新聞社的香味兒是一種很特別的，這大概不能說「書香」罷。簡單的說，這不外乎是「報館味」。社會的種種事件紛紛的報道響來，這個色彩和香味是很複雜的。從印刷工場，很強烈的印刷油墨的氣味襲來，鉛版特有的味氣，工人們的氣味也混淆着。然而，這樣的報館味兒也跟「書香」氛圍氣相通的。

經過這樣的「書香」職場，轉入了滿映文藝課。以前，我「編」了，而且我「論」了。那麼現在呢？現在，我「翻譯」、我「想」、我「深求」、我「論」、有時也「寫作」。綜合起來却還是爲「構成」電影脚本努力的。我們的課裡有好幾位的滿系諸君。他們是爲創造滿洲映畫奮鬥着。我自覺我們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這個我的新職場的香味兒怎樣呢？這也很複雜。從上傳來種種的要求。在傍邊兒，導演諸君，其他製作關係的諸君高聲的討論着，男女演員諸君紛紛的來往。怒號響，脂粉香，塵埃降，——這就是製作映畫頭腦部的「相」哪！也就是我的新職場的「現象」哪！

（康德八年）

第

五

輯

創造滿洲國特有的電影

有人說過：電影是個最有力的對民衆的文化武器，我想這句話是很對。你看蘇聯、伊國、德國全都對於電影事業早就樹立了國策而繼續努力來着，尤其是蘇聯電影的進步，可觀的成績是世人都注目的。我主張滿洲國非有她獨自的，她特有的電影不可。現在的情形是很貧弱，只不過作了幾本寫實電影，記錄電影，創造滿洲國的有聲電影罷！創造滿洲國的戲劇電影罷！文化當局應盡其務，協同合作參加這偉大的事業罷！

（康德二年七月）

電影腳本的問題

現在，日本的幾種雜誌登載着電影腳本，這是最近的現象。我想，這現象是表現一般人對於電影腳本已感到了興味的原由。一般人看電影腳本，大約是爲的理會電影的目的而看的罷，先看電影腳本，然後再去電影，那麼好容易能够理會這電影是當然的。不過有的時候，因爲電影腳本寫得好，因爲腳本的

電影化不週到的緣故，而使人們覺得掃興的時候也不能沒有罷。

電影脚本不用說是電影的一部分。雖然以前，我們不能看見「電影脚本」這樣獨立着的東西，可是現地的導演們的腦筋裡，必定是有了電影脚本而才能够產生出電影來的。最近電影脚本的獨立，只不過是形式上的變化。

不過，我也認為，無聲電影進化到有聲電影了之後，電影脚本的重要性益加增大了。那是因為有聲電影不能不重視台詞。電影有聲之後，電影脚本的台詞却占了重要的地位。

至此，我們不能不承認電影與文學的關係。電影當然有電影的世界，文學也當然有文學的世界。在這兒我想起了一個日本導演伊丹萬作說的話。他說——

「映畫——她有時候跟小白臉兒的密斯脫大跳躑，有時候她又跟有威勢的鉸方頭髮的浪花節大跳躑。

可是最後，她竟回到忠實的自家丈夫密斯脫 Oritada 的家——（伊丹萬作「覺書」——帝國大學新聞，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日）

這一句表現的是「本格的電影脚本」的優越性。近來有名的日本電影，多半是從文藝作品電影化的。而導演伊丹，他的心理是很明瞭的哀鳴着，然而，電影脚本跟文學有很密接的關係——這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我想，電影脚本更有從文學獲取她的滋養的必要；文學，她能誇示她的幾千年的歷史，她有的很豐富

的獲得。以電影與文學比較，那麼，電影的歷史是很短。她的獲得當然也很有限。

上面我已經寫了電影與文學的世界的區分，電影何時能獲得能為藝術的可能性呢？不用說，須俟電影的表現力被使用成爲本身時，纔開始的。在那以前，電影的表現力被使用了爲一個名優，或者是爲海岸的怒濤。或者是爲時事的描寫。在此時期，被攝影的東西本身常是攝影的全部的目的，電影只不過是傳達的手段。換言之，她只不過是被攝影的東西的代用品。

電影與小說，我們把這兩者比較比較。在於電影，繼之發生的事象，以一定的速度進行。這點是跟小說不一樣。不拘觀衆他們能够全理會各樣事象含有的觀念之深度與否，從A到B，……：要跟去的。因爲如此，若是一個事象內包含的觀念之深度，超過觀衆感受性的速度，他們不能徹底而更要求新的事象。反之，他們不能感覺愉快，結果喪失對於全體的興味，進而，也要拋棄積極的鑑賞慾，這是必然的一種現象。不說各樣事象，而說各樣場面，或是各樣事件，也可以。所以，像流動去的各事象，都有一定的速度，一般各事象應盛的觀念之深度，也有一定的限度。

反之，於小說，這時間的問題是沒什麼。觀念的速度的速度是觀者的自由，而且。牠的深度也沒有什麼局限。

對於電影須先測到觀念的深度，然後纔能感覺到興味和感銘，這和小說正是相反。先要覺得興味，然後理會觀念的方面，這樣的手續是必要的。小說能够直接的描寫世界觀念，積極的能够賦與興味與感

銘。然而，電影對於這樣的觀念之描寫，是不可能的，是很明瞭的事情。電影的方法是，提出有興味的事象，配置這些而暗示出來，以結合這些而叫人們理解觀念的世界的。映畫製作者要講求這樣方法。寫電影脚本時，應該有這樣的注意。

電影脚本應該有她的構成，應該有電影獨特的構成。

電影脚本上，應該有銀幕上的映像的躍動；小說是經由文字叫人們直接的想像現實。電影的特異性是她的視覺描寫，電影脚本應該明瞭的表現視覺上的映像。

電影並不是電影脚本的再現；電影脚本是構成電影一部分的要素。電影脚本當然包含着文學要素。我們要努力而正當的把牠去發展，以期電影的質的向上。

於現代，有時候，有好的電影脚本，然而不能作成電影，這樣的場合也是不免的。關於社會的種種條件及經濟上的拘束，當然是很多。在此，也有電影脚本獨立的效用——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關於電影脚本的問題很多，在此只寫了其初步的幾個所想的。

電影雜誌和年代

『電影畫報』

前稱爲『滿洲映畫』已經有五年歲月的歷史了。眞使人感慨無盡。

因爲在雜誌界中我的知己友人很多，所以我在初期就和這個雜誌有了相當深切的關係。這個雜誌當時有日文版，和稍後有日文欄的時候，我也曾波命幫過許多次忙。我在外部是相當的工作過的。

雜誌的編輯所，起初在日毛的二階上，其後移在滿映本社的宣傳課中。編輯陣裡的人們，也有了異動也許那是歷史的步調與必然的現象吧！現在這個雜誌固定了發行主體，雜誌的本身也擴大了視野，漸漸的伸張到世界上去，這實在是值得喜悅的。

因爲是在滿洲發行的電影雜誌，所以以滿洲的電影爲中心體材的編輯是當然的。可以說『電影畫報』的發展是和滿洲的電影界，走着同一步奏。我們翻開一共五卷的『電影畫報』的時候，也就如實的可以回顧到滿洲電影界的發展的痕跡了。

前邊也寫過，我和這個刊物有着深切的關係的緣故，所以過去的每一冊的『電影畫報』，都並列在我的書架上。我對那些書，有着無限的親切之感。

一個感慨就是追憶起了長期間編輯這刊物的，遭遇不幸災難而喪失了青年生命的Y君。Y君對於朝鮮電影的往滿洲介紹，曾以許多努力來做過。沒想到的災禍使他死在了我之前！Y君的靈魂如果得知這刊物在今日的崢嶸的發展姿態，一定也要莞爾微笑在地下了吧！依着大家的努力，近來的朝鮮電影也整起勇躍出品的體制，這也是可安慰他的心的；Y君的工作結了果實。

我在收集着日本的電影雜誌『映畫評論』的舊刊。現在將那些舊刊重讀一遍的時候，很有些深深的興

味。讀那些舊刊，可以懷戀的回憶起看過的影片，可以得知先輩們爲電影創造，而獻上的苦心程跡。並且也可以否定那些胡鬧的批評和反駁。以及昔日的攝影所及外景地的故事了。有趣味而得到了許多教訓。

電影還是一個年紀青青的藝術呢！然而在它的年紀青青裡，也是由於先輩的人們不斷的努力而繼續下來的。在不久，我們的『電影畫報』也將是表示歷史和努力的資料，而高高的堆積起來了吧！

喬克·費耶德

我最愛好的導演是法國的喬克·費耶德。

我看過他的作品是「外國人部隊」「含羞草公寓」「女人支配的都市」「行旅的人們」等等。

聽說他在早先是當過演員的。於一九一九年當了導演。可是我沒有看見過他的早期的作品。「外國人部隊」是他的第一次有聲電影作品。他，在此作品中，追求着一個幻影——這個幻影是存在主人公曾於巴黎愛着的一個女人裡。他到阿弗利加，遇見另一個女人很像以前的她。——事件從此發展。自然描寫也很巧妙。

「含羞草公寓」可以說是藝術映畫。繼母對於兒子的愛情，兒子對於離去的愛情。——也是追求幻影

而不能得的悲劇。「含羞草公寓」是他五十歲的作品。

「女人支配的都市」是古裝片。可是他的感覺還屬於現代人的。我們，在此作品裡可以到着他的諷刺。可是，還是對於現實、對於幻影、彷彿着人們的姿態——占着很大的地位。

「行旅的人們」不能得很好的批評。可是，我想，在此片中，也能看見費耶德的本領。

舉了他的四個片子，我們知道在這四篇裡，都是他的夫人芙蘭色。羅喬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

有人說他是崇拜女性主義者，對於此種意見，我有些疑惑。簡單的看時，他的作品確有此種風味，可是再深一點兒想，他並不像盲目者一般崇拜着女人的。我想，他是很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在他的作品中，很冷酷的描寫着女人，很冷酷的解剖着現實的女人，可是，他決不喪失對於女性的冀願，他決不丟掉他的幻影。

我想，他雖有他的巧妙的映畫上的技術，也雖有他夫人芙蘭色，羅喬的協力，可是他最大魅力就在於他對於現實的冷酷的批判；而雖有此批判，可是決不丟掉他的幻影——他理想的這種的心得。

電影也要表現真正的——有魂、有靈、有喜悅的、有苦惱的，實在活着的人們。這是我近來切實的感覺到的事。然而，從這樣的觀點看，費耶德是，於我最有魅力的導演。

電影是一種新的藝術，它的歷史是很短，可是它包含着種種的藝術要素。

所以，影人有研究各種藝術而修養自己的必要，這是很明瞭的事情。比喻說：自從作起有聲片以來，若不通曉音樂，就不能製作好的片子；於技術方面，當然也有研究各種條件的必要。

可是，我想，還是最要緊的修鍊自己的思想——鍊成自己的世界觀，拿這思想去訴告大眾，沒有思想，怎能叫大眾感覺深切的感銘呢？影人的修養應該要從修鍊自己的思想做起。

現階段的情勢要求着影人遂行很巨大的任務。創造明朗健康的娛樂、啟蒙大眾、訴告大眾，於精神上動員國民大眾——這是現階段的大使命。電影界裡的人，時時刻刻，決不要忘這事。

戰爭在進行着先有武力的戰爭，可是決定最後的勝敗的是文化的戰爭。而在文化戰爭裡，電影的任務是很大的！

大東亞電影的性格

我們大東亞的各部门的藝術，現在正逢着要重新檢討的時期。這是客觀的情勢所要求的。

檢討藝術，當然有種種的觀點，但是，我想，在此最重要的是它的思想內容的問題。無論那一種藝術作品，都包含着其思想內容。

那麼，大東亞電影應該有怎樣的性格呢？

這個問題當然的與上說的思想內容問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因為，決定性格者是思想，那裡都不能沒有思想的性格；映畫的性格也是由思想形成出來的。

試想美國的所謂「西部劇」電影吧。其中有過一種極勇壯的，很活潑的性格。這樣的性格的基礎是前一世紀美國的勇敢的開拓者們的精神的思想。

總說，在蘇聯，近幾年歷史電影也流行了。他們的歷史電影是把古時的民族英雄，做爲主人公的。而，很明顯的是此種電影的特徵是英雄崇拜主義。在此，我們可以知道，蘇聯當局感覺了統一國民思想的必要的事實，所以他們利用了民族英雄，作了那些歷史電影了。

此後大東亞電影的性格問題，是我們真正的理解此後要完成大東亞建設應該有怎樣的理想時就能解決的。現在的戰爭，一面是破壞，一面是建設。有人說：「電影是文化戰爭的最有力的武器」，我想，這個武器，在一方面使用它能作破壞作用，而在另一方面，當然也能遂行建設工作。

拿電影破壞什麼呢？就是破壞、掃除英美思想，就是打倒舊體制。現時的大東亞電影務必要擔負起這巨大的使命。大東亞的諸民族很多，很複雜，他們中的若干部分已經受着美英電影的影響，新的大東亞電影要拂拭此類的過去的殘滓。

拿電影創造什麼呢？要創造新的健康的娛樂，要嚮導新的雄大的精神，要推進這偉大的使命。從事電

影界裡的人都要磨鍊成自己；脚本家、導演、演員，都是一樣。他們要鍊成他們的思想，要鍊成他們的思惟形態。——大東亞映畫的新的性格，有了他們這樣的鍊成修養之後，才能產生出來的。

對於這新的性格，我們可以用「東亞特有的美」、「全體主義」、「東亞隣組的精神」、「民族各得其所的構想」、「犧牲一身報國」、「有福同享有苦共當」……等等形容詞吧。不過，這是每一片映畫所表現出的事情。

抽象的說法是比較容易的，可是要緊的是具體的實現。創造大東亞新映畫，自有種種的困難，可是我們要克服這些困難，我們要勇往邁進。

性格的問題的另一個場面是表現的問題。因為大東亞的諸多民族，他們的言語、風俗、習慣、文化的程度都不一樣，對於映畫裡的表現方法，不得不有懇切的考慮。這裡，也必有種種的困難吧！可是雖有迎面這些困難，若決然的前進去時，我想，在其過程中，大東亞映畫的新的表現上的性格，也必能創造出來。

新的藝術的創造，本不是容易的事。

試看現階段的日本作家們，他們的臉上很有苦澁的表情。他們，於理論上，能够知道，可是實地的寫出合乎理想的作品，却很不容易。

映畫界也正嘗着苦惱。而，最近的幾部作品叫我們愛慮了，可是我們並不失望，我們相信光明是從黑

暗中來的；嘗够深大的苦惱之後，必定能够達到成功的。若不相信此事，談藝術，有何用？

戰爭在一天一天的進行着。

大東亞映畫的建設決不能附於疏忽。

映畫人是文化戰線的戰士，絕對的要創造出新的大東亞映畫的性格！

日本影壇展望

最近的日本影壇的種種動向，是頗可一提及的。

日本電影界的製作，轉入新體制下的是去年的四月。在那當時，劇電影的製作公司合併爲三個，並且對其製作的作品數目也加以規定；與過去的時代比較，在形式上是有很大的變化。

這新的三個電影公司竟產生了什麼樣的作品呢？假如回顧一下這個問題，雖然是關於日本電影界去年的進展現實有些追想的觀念。最近它的狀態已經改到相當程度了。電影的製作者也感到了電影藝術對於現在時局所負使命，而取着一種積極的態度。因之，我們對於本年以後的日本電影很可期待一下。

大映（大日本映畫株式會社）的首腦者永田雅一氏與菊池寬氏的對談在『日本映畫』二月號中載有下列的

談話：

「我想在電影製作上是絕對須要藝術的作品。但是，在現實的電影界來說，一個電影製作者所必要的第一是他製作的態度。比如那部影片受歡迎與否，或者有否藝術的表現，都可以置之題外，而最先是要選一個有意義的題材。必須使全製作從事者理解這部影片的製作目的與製作理想，必須改革以前的製作狀態，因為以前的電影製作僅是一部的從事演出和演技者明白那部要製作的影片的目的和理想。現在的製作狀態是公司的首腦部，和企劃部演出者以及一部分的演員們去讀了製作的脚本，然後由首腦者製作者決定進行豫定計劃，然後再進行。製作工場中假如有五百人的時候，其中極少的一部分人知道，其他大多數的人對於將製作的影片並無理解；照明係的人員僅僅知道照明工作，小道具係的人只管小道具，進行係的人只是連絡演員的出入與導演事項。——我以為如此是不可的。今後的製作制度是需要上自攝影所之所長起下至夫役們，都應該明瞭將要製作那部影片的目的與理念。然後大家給那電影製作以熱情精神援助。這是必要的。」

這不僅永田氏如此想，電影關係者是都已經做如此想，真實電影公司製作的「夏威夷·馬來海戰」一片之所成功，就是由於攝影所全體、公司當局全體協力一致而得到的結果。

往脚本家陣中看看，也可以知道他們的構想是有了大的變化。「映畫評論」的二月號所載之「關於脚本諸問題」的座談會中，猪俣勝人所說的話：

「在現在電影界內，所不可不想的問題是現代的電影必須都是戰爭的電影，我自己就是在這種理念

下去寫着脚本。是有內的戰也有外的戰，這樣的時候，電影是能成爲國民的生活上一種精神的食糧。電影是必須是國民精神的食糧。娛樂也是一種糧與副食物的，我是希望能作出國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的電影。」

又「映演旬報」二月一日號的座談會中，大映的中代富士男，松竹之肥後博有如下的談話：

中代：「娛樂電影的本身就是戰鬪的電影。把戰鬪電影和娛樂電影分別而論的，我認爲可笑。我以爲一切的電影都應該含有戰鬪的精神。所謂狹義的娛樂電影結局是不好。必需將電影廣義的去解釋，是凡電影皆可謂是戰鬪的電影。因爲產業戰士看了電影，得到了高興，第二天還可以去努力，更努力的爲生產而戰鬪。」

肥後：「製作者都是以這個思想而製作着，但是却依然有着失敗；在松竹方面這種情形很多，假如起始就知道不好，當然是不能去製作了，可是依然有製作完成後的失敗。」

——這裡所說的失敗是企劃的意圖很好而於作品完成後的失敗，不僅是松竹，大概每個電影公司都有；批評家感到相當的困難，並受着許多非難，這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現在將我最近所看的電影感想記在下面：

「鳥居強右衛門」——在部分上看來，是充溢着流動感，有使人感銘的場面，但是，因爲它的描寫不充足，不能算是一部優秀作品。

「英國崩潰之日」——是取材進擊香港的一部劇電影。全體缺乏聯貫性。

「開戰前夜」——吉村公三郎所導演的松竹防諜電影。由田中絹代與上原謙主演。有人批評這是一部美國電影風的影片，雖然很含有興趣，但是，我以為題材有些舊了。

「故鄉之風」——脚本是秋月桂太所作的國民演劇公募脚本「耕種者」，由松竹京都攝影所新人川市哲夫導演。出演者有小杉勇、風見章子、瀧花久子、東野英治郎等。這是一部描寫現階段日本農村的實狀及其偉壯的生態的佳作。

「鴉片戰爭」——東寶的牧野正博所作之大規模電影。市川猿之助主演，青山杉作（新劇界）扮演英人出演。雖然對於群衆的場面處置的技巧使人感到興味，但，脚本上有許多不完美之點。

「歌行燈」——泉鏡花之小說，由東寶之反瀨巳吾男導演。花柳章太郎、山田五十鈴等出演。是演「能」的演技者的兒子的藝道物語。並不甚使人感動。花柳章太郎在舞台上的藝術也許很光輝，但是通過了電影機械的他的演技，使人感到不甚豐富。

最近筆者所看過的電影大概如上，在這使我注意到的是計劃的貧困，以及用製作使企畫生色的人的資材的缺乏。例如「鴉片戰爭」，根本它的企劃就不好，作品沒有充分的成功，就是因為製作過程的缺陷，人的資材的不足似乎多於脚本的力的缺陷。

現實所要求的是戰鬪的電影、勝利的電影，同時，健康的娛樂電影，也是很需要的。想產生健康的娛

樂電影，應該從廣範圍選擇明朗、剛健、瀟灑的東西，應該有大膽的脚本家寫出大膽的脚本。現在是戰時下，取材的範圍有限，但是，並不能因此而將選擇電影題材的積極性失掉。槍後是應該給與國民生活以滿足力的擴充，並謀國民生活的安定；國民在長期戰下，做獻身的勤勞，所以是應該給與國民生活以滿足感，清新的娛樂是必要的；電影就是負着這種重要的使命。

現今的國民的娛樂是將娛樂的種子播種在國民的勞働生活中、勤勞生產的生活中。然後使那結的果，在全體主義的、協同主義的、統制主義的指導之下成長。有錢、有閑階級的人向來是從心所欲的去享受。把那種觀念捨掉，把娛樂的種子播種在流汗的國民之間，然後國民全體並肩携手，並且捨掉自我觀，在以國民福祉爲目的的統制主義指導下過活。這樣才能使國民全般隔離的空隙緊密起來。只有娛樂是使大東亞戰爭勝利的糧食。使國民生活與娛樂結成一體——這種思想，在現代日本電影界人來說都已全體徹底了解，成果雖然沒十分表現出來，但是，我們可以期待將來的銀幕。

日本電影的進出大陸

在大東亞戰爭發生之前，日本的電影界是在進行着所謂新體制的整備。那就是，互着電影的製作部門與配給部門，企圖了全面的新的機構之確立。

這是因爲有時局的要求，所以敢行的。雖然在其過程中未免有種種的摩擦或是糾紛，但已經克服這些而實行了。

在表面上，這樣的新的機構是已經確立了，可是是否電影界裡的全體人員真正的達到了充分的能對應新的時代的階段？真沒有遺憾之處麼？當我們想起這個問題的時候，就不能不有些疑問。試看當時所製作出來的電影作品的大部分，結論就繞到這樣的觀點。

大東亞戰爭的發生，當然對於整個電影界裡的人給了異常的衝擊。

美國電影，即刻的從日本電影界被追放了。

日本海陸軍設置了時事片攝影班；他們所作的時事片、記錄影片連續的出現於大眾之前。

日本的戰勝在各處都進行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已經開始。在此，日本的電影界也擴大了他們的視野，開始探求新的主題了。其實這樣的傾向在一部分從早已就有着眼的人。東寶，阿部豐所作的一「南海征空」可以說是其一例。可是現在，向南方的注視成了具體的課題。

現在只看劇影片方面，大映的「英國崩壞的日子」是描寫香港的攻略戰。大映的導演島耕二已渡到馬來半島，從事於「馬來攻略戰」的製作。在東寶，以對爪哇的爆擊作爲題材的作品正在製作中。

以上不過幾個例子，今後以南方各地作爲題材的作品，必定更多出現，如此，日本的電影界在其作品方面，必定會表現出從來未有的豐饒的姿態來的。

電影的觀衆，與其配給方面，也必定有非常的革新飛躍。以前是，很少的作品，因有一部分人的着想，被送到外國去的。而且，比方說，試看往中國送去的幾部片子吧，它們是以好奇心看中國的人。或者是重視了異國情緒的，並沒有能當藝術作品的價值；有叫人疑惑日本電影界全般的水準是這樣的危險。

拿這樣的作品，怎能叫大東亞的諸多民族滿意呢？他們是看慣美國等的電影的，已有相當程度的鑑賞能力。電影膠片已是有力的武器，我們要使用此武器。在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日本電影界正迎着巨大的試鍊之機。

關於配給的技術等，也能有種種的問題。爲了與中國提携，已成立了中華電影公司，所以其基礎是已經建設了。向南洋方面的電影工作也在最近着手了，希望以細心的注意與周到的計畫推進去。

現在我想，日本電影界現下的最大的問題，是日本映畫界裡的人對於時局的覺悟如何，而他們愈覺悟的意識怎樣展開他們的工作。看近來的幾部作品其中也有對於現下時局太無關心的，更有以很低俗的興味爲中心的作品。在另一方也不是關心於時局的，可是很機械的，「便乘」式的描寫時局風景，對時局適應的人物的作品。可以說走着太安易的路的。

當然現代的國民娛樂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可是它的內容應該是健康的。如此才能癒一天的勤勞之後的疲乏，激勵人們，叫他們站起而喜悅的赴往明天的工作。但是今日的電影、演劇、讀物等的實體是怎

樣？我們知道在此有太大的檢討的餘地。

但是，雖然有很緊迫的時局的要求，意思此事，若萎縮化，消極化去，這也不行。文學方面的某種作家們不活躍的理由在這兒。在電影脚本家，企劃者方面也是一樣。關於這點應該有進一步的改革。

到這兒，成問題的是作家的構想力。今日的作家應該有強健的構想力。藝術的工作是創造的工作，是形成的工作，因此，構想力應成藝術家的主要的能力。要創作、要形成，當然有技術的必要。技術是跟科學結合着。然而構想形成的時候，必要有作家的主觀、思想的作用。以前，沒有思想的小說，沒有思想的電影過多了。

這不僅是脚本家、企劃者、演出家的事。比方說，演技者——演出家應該努力而成內部充實的現代人。若不如此，怎能演出訴告於今日的人們呢？別的諸部門也是一樣。

大東亞戰爭發生之後，我們快要迎一年了。日本映畫的真的前進是在今後！

（『電影畫報』康德九年十二月號）

